

掌 砂 母

著 羽 白





白羽著

技擊長
篇小說
毒

砂

掌
(第四集)

上海廣藝書局印行

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出版

毒砂掌 (第四集)

實價

(外埠酌加郵匯費)

著作者 白羽

發行人 張瑛

發行所 上海廣東中路128弄303室
上海廣藝書局

電話九三六八〇

經售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

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七九弄二號 廣藝書局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技擊長篇小說

毒砂掌目次

- 第一章 懷劍偕歸……………一
- 第二章 狹路驚逢玉虎……………二〇
- 第三章 決鬥示武……………四五
- 第四章 鄉居有客來餽蟹……………七〇
- 第五章 奪寶殺身乘虛襲宅……………九〇

毒砂掌 (第四集)

白羽作

第一章 懷劍偕歸

一路上，楊柳夫婦欣獲寶劍，十分得意。剛離開墳圈時，還怕獅林羣鳥暗中遣人跟蹤；他們夫婦幾乎是一步一回頭，小心照顧着四面。等到出離林徑，經柳老攀樹瞭望之後，越往前走，人烟越稠密，路上漸有曉行人；楊華和柳葉青不知不覺，忘了戒備。起初兩人低聲細語，隨後又說又笑，越談越高興，忘其所以了。柳葉青說：「那個耿白雁果然刁鑽，比那個黃鶴口齒利害多了。」楊華道：「謝黃鶴大概是老好子。」柳葉青道：「這三個老道，頂算一粟可恨。」玉旛杆笑道：「可不是，我在青苔關，就是跟他吵起來的；因他輩分大，所以說話最蠻橫。」柳葉青露齒笑道：「可是你剛才的話也夠損的，把他們挖苦得很厲害。」楊華道：「但是我還是氣不會出，若不是岳父攔我，我一定要痛痛快快譏誚他們一頓。」

柳葉青又回頭看了一眼，仰面看天，笑着說：「直折騰一夜，到底把劍討回來了。總算咱們走運，也靠爹爹的主意多，到底掙回面子了。」楊華道：「實在太湊巧，岳父的主意真高，人頭換劍，居然把獅林羣鳥堵得沒話說了。」柳葉青道：「這些老道真可惡，你看他們氣焰夠多衝！我們饒把他們死鬼觀主的腦袋找回來，送給他們，他們照樣

不承情，不給劍。你看鬧到末了，連駱老伯都惱了。可是，若不是爹爹把康海的人頭扣住，先不拿出來，他們一準要反咬咱們跟峨嵋派通謀哩。他們一挑刺，我們再把康海的人頭去給他們，他們可就反悔不來了，堵住嘴了。」

楊華笑道：「雖然沒得說，你看一粟和白雁那股勁，恨不得抓個碴，跟我吵起來才好。偏偏老天爺不給他留臉，他老師的人頭，偏叫咱們尋見。我剛才挖苦他們。還算是兩造門口；依我看，頂厲害的還是駱老那幾句勸架的話。比我說的還損。」

這夫婦倆「人頭，人頭」的亂說，越說嗓門越高，跟在後面的鐵蓮子柳兆鴻一聲不響，且行，且四顧，且沉思。見二人越說越不像話，立刻吆喝道：「青兒，仲英，念緩些！」楊華，柳葉青一齊回頭，又往四面一看，兩人相視而笑，不再高談了。等到柳老趕上來，兩人齊問道：「你老喊甚麼？這兒沒有甚麼呀。」柳老說道：「就使路上沒有人，你們也不該大說大笑的吵，快跟我回店吧。」玉簫杆楊華低聲問道：「岳父，你老人家看，我們把人頭交出了，他們把寶劍退還了，獅林羣鳥對這件事，到底算完結了沒有？」鐵蓮子笑道：「你想呢？」柳葉青道：「難道他們還要反悔嗎？」鐵蓮子搖手道：「不要說了，回頭再講。」

翁婿父女三人全不說話，走出一段路，隱隱聽見後面發生了異樣的聲音，楊柳夫妻便要回去一看，又要登高尋視。鐵蓮子皺眉道：「你們怎的這麼不懂事？還不快走，留戀甚麼？」引領二人邁步急行，到一村，走了進去；從村中牽出三匹馬，這是他們臨

時寄存在農舍的。付了謝錢，三人上馬，如飛的奔銅陵而去。

到了銅陵城外碼頭上，落店進食。不遑停歇，略一商量，立刻下鄉，奔駱翔麟家。剛剛進了銅官村，便見駱家竹籬柴扉之前，細柳長楊之下；拴着一匹備了鞍的馬。玉旛杆楊華是吃過獅林觀的大虧的，心中一動，忙向岳父說：「你老人家請看，駱家門前有馬，必有生客。」柳葉青道：「莫非是獅林觀羣鳥已經來了？」

鐵蓮子抬眼一看道：「休管他，我們且去扣門。」三人策馬來到駱家門口，離鞍叩扉。從堂房中走出來駱青桐姑娘，一看鐵蓮子忙道：「柳伯父回來了！柳姐姐，楊姐夫，請上屋坐，我父親剛回來，正要找你們呢。」

讓到堂屋，老武師駱翔麟忽忽出來，舉手說道：「柳仁兄，你還沒走！你來的很好！」把一個名叫鍾凌奇的少年壯士喚出來，引見他向柳老翁壻施禮，敘起來乃是駱老的門生。因對柳老說：「我正要打發他給你送信。現在仁兄你來了，我索性仔細告訴你罷。」

大家落坐，駱老向柳兆鴻並肩附耳，低聲悄言，講了一席話。柳兆鴻嘻嘻冷笑，拱手道：「駱大哥，我謝謝你的關照。我早想到這一層了，請你放心，我也防備下了。」

駱翔麟又低聲說了幾句話，末後問：「柳仁兄，你用幫手麼？」鐵蓮子柳兆鴻笑道：「不用。」駱翔麟似乎不放心，默想了一回，又道：「老實講，他們不但對不住你老兄，也對不住我。我倒想起一個辦法來，我要徧邀附近武林，交付他們公斷，你看怎

樣？若不然，我真担心你們翁婿人單勢孤，怕吃了大虧。」

柳葉青睜着一對大眼，凝神旁聽着，不禁怒聲道：「他們還敢不要臉，暗算人不成？」鐵蓮子柳兆鴻道：「青兒不要亂說，駱仁兄，我再謝謝你，你不用罣慮。這話固然這麼說，匹夫無罪，懷璧爲罪。可是還有他們那一句話，有德有能者，才能永有重寶。小弟正要暫借此物，考驗考驗自己，到底有何德能？看看這把利器，我們爺三個承受得住麼？」

當下，柳老和駱老並肩共語；楊華，鍾凌奇，柳葉青，駱青桐，男女四少年散坐在旁聽着。隨後駱老吩咐女兒駱青桐，預備便飯，又命弟子鍾凌奇沽酒市肉。歡飲快談了一陣，已近黃昏時分，駱老便留柳老父女翁婿止宿。柳老不肯，堅欲回店。駱老又看了看天色，便催柳老：「如要回店，就請早點走。」柳老却借着酒興，竟和駱武師縱談不休，直到月上柳梢，還不想告別。駱老父女待要掃榻款賓，柳老忽又站起來，告辭要走了。駱翔麟皺眉笑道：「柳仁兄，你偌大年紀了，還是這麼大的脾氣。留你，你要走；要走，又偏就誤。你一定要從我家裏走黑道回店，我這個地主該怎麼辦呢？……也罷，我送你回去好了。凌奇，你把我的兵刃預備好了，咱們師徒二人，就送他們翁婿父女三人。」鐵蓮子再三辭謝，不肯教駱老伴送。駱老笑道：「柳仁兄這是甚麼話？你到我家來，我焉能置身事外，袖手不送？」說着，一笑。女兒駱青桐正跟柳葉青說得熱鬧，聞言連忙站起來說：「爹爹要送柳伯伯，柳姐姐，我也陪了去。」駱老道：「你這野丫頭，

甚麼事都有你！」

這駱青桐姑娘也是一身好武功，渴欲策馬護行，湊湊熱鬧。一手拉着柳葉青，低聲說：「柳姐姐，我送你回店，你跟我爹爹說說吧。」她自己也向父親撒嬌道：「爹爹，你老瞧人家柳姐姐，跟着柳老伯隨便出門，你老偏管束我，不許我動地方。您老教給我們練本領，可不容我們出去歷練歷練，您真驚人！」說得駱柳二老全都笑起來。

鐵蓮子柳兆鴻搖鬚笑道：「桐姑娘，不用着急，我誰也不敢勞動；駱老哥，你也千萬不要送行了。你想，我們一共爺兒三個，又有月亮地，一路又是陽關大道，你難道還怕我教狼啣去不成？」

駱翔麟凝視着柳老，微笑道：「飛鳥也許驚人！大哥便不怕，我這個和事老不能堵門口，看人再打架。我一定要我盡我心，我不敢狹路幫拳，也應該當場講話。柳老兄，你不要攔我，我一定送行！那怕你回店之後我再裝聾做啞，我的面子也好看些。」這樣一說，柳老方才點頭。駱青桐趁此又暗向柳葉青示意，她很盼跟了去。柳葉青自婚後謹守閨訓，遇事也不敢太隨便了，拿眼瞟着二老，雙手却拉着駱青桐，笑道：「妹妹是名父之女，武功一定精妙。我猜妹妹也跟我一樣，很想抓個機會，到外頭試上一試。可是這個心思嗎？其實妹妹能時常出門，老伯若是准許的話，咱們姐倆真可以乘月騎馬，踏行山村一遊，倒是頂有意思的事。」

柳葉青取瑟而歌，諷示駱老，願邀青桐姑娘伴行。可是駱翔麟心存顧忌，明知二女

的意思，到底不肯答應，把駱青桐攔住了。駱青桐快快不樂，只可攬着嘴，不敢違拗父親的話。

這時候家中人已然備好了兩匹馬。其中一匹是外借的，並不是武士良駒，只是鄉間駕車的駑馬；駱武師家中那匹馬，倒是一騎好走馬。於是賓主推杯而起，老武師駱翔麟不肯再穿夜行衣，只脫去長袍，把平常短衣袴略略結束，取了一對鈎刀，佩帶了暗器。門弟子鍾凌奇也裝束好了。楊柳一行仍穿行裝，當下告別，就着月光，齊出駱家柴門，紛紛跨上了馬。駱武師命弟子鍾凌奇當先開路，挑着一盞紅燈，上面仍有駱老『麟記』鏢行的字樣。讓柳氏父女翁婿居中，駱老親自斷後，手裏也挑着一盞紅燈。踏着月影，逕由銅官村，奔銅陵而去。

五個人揚鞭並轡，歷落趨行。都不肯說話，只一聲不響，挑燈照着荒林黑道走。銅官村沿路多土阜，多叢林，雖有月光，每被林叢輕霧遮蔽。玉旛杆楊華和柳葉青，居中策馬，互相顧盼着，各將暗器藏在手底。柳老和駱老稍稍靠後，也都戒備着。由銅官村到銅陵縣碼頭，不過三十多里路。五個人走了兩個更次，都覺得路上應該出點事，才對；可是奇怪之至，竟一路平安，安抵銅陵碼頭的店房。這其間，只在將近碼頭時，瞥見暗隅中有兩條人影。鍾凌奇提燈一照，這人影退入小巷不見了。柳葉青叱斥一聲，要策馬跟尋，被鐵蓮子連忙喝住。

當下，一行人在店房門前停止，紛紛下馬，叫開了店門，駱翔麟還要進店周旋；鐵

蓮子有心攔謝，想了想，便把駱老邀進店去。吩咐店夥把馬牽入馬棚，又命泡茶。談了幾句話，駱翔麟還是不甚放心，要留在店裏做伴，柳兆鴻笑着拱手道：「駱大哥，我總還能保護自己，你請回去罷。如果有事，我再請你去。」駱老又要把鍾凌奇留下，柳老仍說不用。駱老注目看着柳老，半晌道：「我的地主之誼是盡了，大哥，你可估量着點。」柳老笑道：「我也不能久耽擱，我明天就走。」

於是駱翔麟皺了皺眉，說道：「那麼，我就回家了。」鐵蓮子道：「老兄請罷，我也不到府上辭行了。」遂在店房續行話別；駱翔麟，鍾凌奇師徒二人離店上馬，踏着月光往銅官村走去。

鐵蓮子柳兆鴻站在店前，眼看駱老去遠，往四面看了看；忽然縱聲大笑，叫着女兒女婿回轉房間。吩咐他們夫妻倆：「天不早了，趕快睡覺罷，明天我們還要趕路。」楊華柳葉青笑着答應了。

他們三人住的店房，是一明兩暗，一共三間北房。楊華和柳葉青兩口子住在西暗間，鐵蓮子柳兆鴻一個人獨住東暗間。駱老去後，柳葉青很忙的掩門上門，從背後解下劍囊，就燈下拔出那把青鏑寒光劍，細細賞鑑。果然一片青光，冷如秋水，信手一削鐵器，很容易的削斷。禁不住連聲稱讚：「真是好寶貝，怪不得獅林三鳥捨不得放手。」玉簷杆楊華，和鐵蓮子柳兆鴻也都傳觀把玩，嘖嘖稱賞不已。柳葉青簡直愛不忍釋，笑向父親說：「這把劍給我佩帶罷。」鐵蓮子服望女婿笑道：「這把劍我做不了主，這是

你丈夫拒賊救人賺得的。你如果愛，你向你丈夫索討，我怎好憐他人之慨？」

玉簫杆楊華立刻把劍抓到手中，笑道：「我可捨不得給你，我瞥了這大的氣，好容易才弄回來，我還沒愛夠呢。」柳葉青說道：「不行，你總得給我。」兩口子竟爭起劍來，柳老笑道：「你們倆全不要吵，你們的本領恐怕全壓不住它。」說着，把劍要過來，輕輕彈了一下，插劍歸鞘，雙手拿着說道：「我先替你們兩口子保管着吧。等着一路無事，平安到家，再交給你們，你們自己各再研究歸誰帶。你們想，獅林羣鳥驟失傳世之寶，心中總有點不甘；剛才略老再三提醒我們，我們不要漫藏誨盜。憑你們兩人的能耐，敢說能把這劍保得住不丟嗎？」

柳葉青有點不服氣，嘵嘵說道：「爹爹，您太看不起人！你老把劍給我，你老看着我守得住，守不住？他們鳥兒真要來了，我拿他們劍，斬他們的頭！」柳葉青儘管自負，柳老笑着搖頭，楊華更不放心道：「青妹，說是說，笑是笑，這可不是鬧玩的，我們還是請岳父他老人家替我們守護吧。」

夫妻倆只是得意忘形，調情鬥口罷了。這把寒光劍，到底暫歸鐵蓮子持有；跟着便催婿女喝完了茶，趕快收拾歸寢。把屋中燈全吹了，三個人分據二室，只脫去長衫，各穿短打，結束利落，把兵刃，暗器，一一放在手邊。臨上床時，楊華出去了一趟，柳葉青還要繞店尋視。鐵蓮子攔阻道：「不用了，你們兩口子先睡，我老頭子給你們值夜，回頭我再叫你們接班。」力催楊柳夫婦和衣登床，這老人家才摸着黑，躺在東暗間，閉

目寧神，一手握劍，儼然入睡。

這時候三更早過，淡淡的月光射入屋來，陣陣微風吹得窗紙作響；遙聞野犬吠夜，此外絕無人聲。柳葉青和丈夫楊華全不能熟睡，兩人相倚相偎，低聲囁語私語。柳葉青實在心愛此劍，央告丈夫道：「華哥，你不用要那劍了，你又不使劍，好哥哥，你賞給我罷。」楊華笑道：「不行，我不給你。」

兩口子似睡不睡，全身短裝，枕置兵刃，這樣熄燈相偎而眠，忽然聽野犬一陣陣狂吠。柳葉青驀地一驚，把頭離枕，手拄着床，側耳傾聽不已。玉旌杆楊華立刻也睜開了眼，低聲道：「狗叫得邪性，莫非那話兒不肯甘休，真個尋來了？」

黑影中，夫妻倆全都欠身爬起，抄起了兵刃。預備應變。猝然間聽見門扇外有彈指聲，一連三下，跟着聽出鐵蓮子悄聲囑道：「青兒，仲英留神！」柳葉青忙低低叫了一聲：「爹爹！」已不聞回答，又叫了一聲，仍不聞回答。玉旌杆楊華忙說：「莫非那話兒已經到了，岳父迎出去了？」柳葉青道：「大概是的。華哥，別動，等我去看看。」

柳葉青是睡在床裏的，正要從楊華身上跳下床去，楊華先一步早下了地。夫妻倆立刻搶奔屋門。這時候聽見店外不遠處，也有了野犬吠聲。兩人趕緊戒備，先撲到外間門一摸門，門門未拔，立刻折奔東暗間。東暗間床上，已然沒了人。一扇窗戶已經輕啓，鐵蓮子柳兆鴻已經悄悄的穿窗出去了。

玉旌杆楊華詫異道：「唔，岳父走的恁快？」柳葉青嘆噎一笑，低聲說：「爹爹時

常來這一手，你覺着新鮮麼？快把你的彈弓預備好了，留在這裏看攤。如有人影撲來，只不出聲。你就開弓打，現在我先尋出去看。」說時一縱身，嗖的躍上東間窗台，一手按劍，一手把窗扇輕輕一推，果然窗扇縫早已割開了。借這一推之力，柳葉青把窗扇往外一掀；身形飛起，野鳥投林式，刷地躍出窗外，身到院中。身手十分矯捷，宛如輕絮隨風；尤其是掀起來的那扇窗，當身子投出時，竟能回手輕輕放下窗框，不使發出大響來，這一招楊華就決計做不到。

楊華親睹愛妻輕功這麼好，真是又歡喜又慚愧。他倒也能夠穿窗外躍，却免不了弄出響動來。愛妻本教他留守，他自然不肯，急轉身撲奔房門，輕輕拔門，到底也跟了出去。

玉簷杆楊華躡足跳出房間，順手掩了屋門，再尋愛妻柳葉青，已然躍上東邊店牆，又跳上東排房頂。楊華連忙跟踪綴上，跳上了西邊店牆，再跳上西排房頂。柳葉青正在房脊上向四面張望，扭頭看見丈夫，忙向他連打手勢。緊跟着一伏腰，如箭脫弦，由這房跳到那房，由那房跳到那牆，再一跳，跳出店外，身落在店後街巷上。楊華不顧一切，指彈弓，跨彈囊，手揮豹尾鞭，也如飛的追蹤愛妻，跳到店房後巷。

柳葉青頓足搖手，似乎不悅。楊華不聽攔阻，直追過去。柳葉青一指對巷，忙向楊華一再揮手，立刻馳出後巷去了。她的意思，是不教楊華出來；既已出來，夫妻倆就應分途兜尋。不該兩口子擠走一條道。玉簷杆楊華愛戀妻子過甚，竟不依她的指揮，到底

跟緩過來。當下夫妻倆一前一後，往店房迤西，循吠聲追去。

玉旛杆楊華跟追的是他妻子柳葉青；柳葉青追尋的却不是她父親鐵蓮子，乃是在房頂上遠遠望見飛馳的兩條人影，和吠影的野犬。但等到夫妻倆撲出碼頭，來到田野，朦朧月影裏，竟望見七八條人影，分爲兩撥；前一撥四五條人影，正奔向前途一帶荒林；後一撥竟有三條人影，在後追逐。柳葉青大爲驚疑，不禁振吭叫了一聲；後面三條人影，竟有兩個人似乎止步回頭，但只略停了一停，依然追了下去。

柳葉青到此不顧一切，拔劍奮步，急撲過去。玉旛杆楊華也不遑顧瞻，插鞭摘弓，先暴喊了一聲，也奮力緊趕過去。

在野犬吠影聲中，楊柳夫妻眼見前一撥人沒入林中，後一撥人倏然止步，似乎緊守「逢林莫追」之戒，分三面繞勸了一遭。內中一個人影似要強行入林，被另一個人影攔住，第三個人影也站住了。楊柳夫婦狼命的趕過去，柳葉青老遠的就叫道：「喂，喂，江東，江東！」

「江東」二字便是柳氏父女的暗號，果然喊聲才罷，後撥竟有一個人影，應聲叫道：「青兒，你怎麼也跟來了？不教你們出來，偏不聽話，還不快翻回去！」這正是鐵蓮子柳光鴻的聲音。

鐵蓮子似乎深嫌楊柳夫婦不聽話，立催他們回去；又似怕來不及，竟丟下沒入林中之敵不追，與那兩條人影，一齊撥頭奔回來。

那同伴兩條人影非別，正是銅陵老武師駱翔麟，和他的門弟子鍾凌奇。

鐵蓮子柳兆鴻很急遽的往回跑，駱翔麟師徒也跟着往回跑。楊柳夫婦楞在那裏，要等柳老趕到問話。柳老且跑且揮手道：「你們還不快回店？」展眼間，柳駱二老與鍾凌奇連翩奔到，和楊柳二人會在一起，如飛的齊往店裏回走。不一刻到了店房後巷，鐵蓮子先登高一望，幸無伏敵；於是柳駱二老指揮着大家，分別跳牆進院。

楊柳二人便要直入店房，柳老慌忙阻住。先四面一望，側耳附窗聽了聽，內無異動；這才悄悄穿窗而入，把三間屋很快的履勘了一下。果在西暗間，發見一枝甩箭，釘在窗櫺上；連忙伸手拔下，摸了摸插入囊中，這才把大家開門延入。

於是點亮了燈，讓駱老師徒坐下，遜謝道：「老大哥，我真謝謝你！你真不放心我們，你真就沒回去。」

駱翔麟微微發喘，先就燈光滿屋尋視，覺得略無可疑，且喘且笑道：「甚麼話呢，咱們老弟兄了，明明知道你這裏還要有麻煩，我焉能袖手不管？」手指床上包裹，看着楊柳夫婦，笑道：「你們兩口子也追出去了，你們快看看罷，屋裏丟了甚麼東西沒有？」

柳葉青一進屋，恰也巡視了一周，忙笑答道：「駱老伯，你的意思我明白，我這不是也正察看嗎？大概沒有丟甚麼。」

駱老睜大着眼，看着柳葉青，又看着楊華道：「一點東西也沒丟嗎？」楊華重把包

袱摸了摸，兩口子一齊回答道：「大概沒丟。」駱老又笑問道：「既然沒丟東西，再看多了甚麼東西沒有？」

玉旛杆楊華笑道：「鬧賊只有丟東西的，怎麼會多出東西來？」

駱老搖頭道：「不然，不然。……」

柳老嘆噓的笑道：「駱老哥，真有的，你就知道多出東西來了？」信手從囊內掏出那枝甩箭，就燈下當衆聚觀。這不過是武林中尋常用的甩手箭罷了，却是箭尾甩頭上繫着一縷黃布條，布條上分明寫着兩行字：

「寶物惟有德者能有之，能守之，

其無德者必失之，且必危而不持。」

柳葉青立刻銳聲叫道：「好鳥！這一定是獅林觀鳥兒們幹的！」駱老笑着點了點頭。

鍾凌奇問道：「這有甚麼意思？」

鐵蓮子哂然說道：「甚麼意思，無非是搖惑人心，教我爺們受之不安罷了。……相好的，你們這一招，可做得小家子氣了！」眼望窗外，冷然搖頭。

駱老聞言，也不禁搖了搖頭，徐徐說道：「實在不高！」

柳葉青，玉旛杆看了看二老的神情，轉向鍾凌奇道：「鍾師兄，剛才退入林中的人，一定是獅林觀那羣鳥罷？」

駱門弟子鍾凌奇含笑不答，只看着師傅駱翔麟。駱翔麟便笑道：「青姑這麼聰明的

人，還用問嗎？」

柳葉青怒道：「這可太難了，他們明着輸了嘴，還了劍；又暗中算計人，又想盜劍奪劍嗎？」

鐵蓮子揮手道：「你這優了頭，總囑咐你少說話，你偏愛多話；越多話，越顯得你優。」

柳葉青道：「我怎麼優了？」

鐵蓮子咳道：「你也想想，獅林觀羣鳥怎肯像你猜的，做這種不夠江湖道義的獸事？人家不過暗中釘住了你們，不肯甘休罷了。人家決不會在此時此地，硬動手奪你們的劍。不過是一點不放鬆，把你們監視住了；你們走到那裏，他們一定纏到那裏。你駱老伯不過怕他們萬一不夠朋友；在這銅陵地面弄出不光棍的事來，故此釘得他們很緊，他們並沒做錯事啊。」

楊華忙道：「莫非剛才入林的人，並不是獅林羣鳥？」

柳老笑道：「你們太死心眼，我簡直告訴你們；那是幾個幕面的人物，人家不想出面，只想暗釘。被你駱老伯防着了，他們剛來，駱老伯就迎上去，大聲的將他們喝破。只說了一聲：「我姓駱的在這裏呢，朋友們閃面子。」他們就走開了。我也恰巧從店中追出來，緊跟着吆喝了幾句；他們就答了腔說：他們是來暗中保護寒光劍，怕那把劍被別人吃二魔，轉盜了去，顯得他們不夠朋友。他們又說：担保我們一路平安，返回故

鄉；獅林觀決無異圖，只教我們自己以後要好好護持此劍。人家沒肯露盤，我們追着往回請他們，他們當然不肯回來，剛才就是這麼一檔事情。」

玉簷杆楊華聽罷，皺眉說道：「如此說，我們後患方長！」

鍾凌奇插言道：「這恐怕難免！」

柳葉青怒道：「我們是不怕空言威嚇的。」

柳駱二老全都笑了。

終於鐵蓮子父女翁婿，向駱鍾師徒謝而又謝；駱老旋即告辭，攜徒回轉銅官村。鐵蓮子和婿女，一夜晚景無話，次日帶着那把青鏹寒光劍，傲然的踏上歸途。雖然一路上免不了風聲鶴唳，小有波折，到底戒備森嚴，安然離皖，回轉到江東。

獅林羣鳥似乎並沒有暗綴來奪劍或盜劍。

鐵蓮子竟攜婿女，先到達南京江寧城。却不拜客訪友，悄悄的逛了逛南朝金粉秦淮河，夫子廟。尋到一家刀劍店，按照寒光劍的長短款式，配換了劍柄，劍鞘。又仿照寒光劍的長短款式，另配了三把劍，尺寸裝飾和真劍一樣。這便有了同一款式的真偽四把劍了。然後父女翁婿三人才坐江船，回轉鎮江。

一到鎮江，把一柄綠鏹鞘金什件的青鏹寒光劍，掛在鐵蓮子精舍的壁上；把另一柄綠鏹鞘金什件的青鏹寒光劍，掛在楊柳夫婦新婚所住的小樓臥室的對窗壁上。真偽四劍，掛出來兩柄，其餘兩柄也似乎什襲珍藏的收起來，放在箱籠。

楊柳夫妻欣得奇寶，爭回面子，可是精神上到底惴惴不寧，整天的提防對頭前來明奪暗盜。可是越不放心，偏沒事；越沒事，偏越掛心。

這時候柳葉青忽又患了病，吞酸，嘔吐，腿腫，漸漸有了孕象。按俗例，新媳婦臨盆，斷不能生產在母家。楊華拿出了做丈夫的身份，教新娘子趕緊跟他回轉河南省永城縣楊宅。

柳葉青好比醜媳婦一般，竟怕見公婆，不願回轉夫家，却在大道理上，太說不過去。兩口子嘵嘵的爭辯了好幾天，楊華急了，向岳父說，又向居停主人魯師兄夫婦說；經這幾人促勸，柳葉青也沒法了。終於定規乾日坐煖轎，送懷孕新婦還家。

鐵蓮子因為女兒歲數大些，又是頭胎，很不放心。楊華却已在故鄉，給鰥居的岳父預備了養靜的精舍，是一個小跨院，比魯宅精舍還格局。鐵蓮子愛女及婿，早先本有就養婿家之約，到此欣然答應同行；却要自立門戶，不願倚婿奉養，做外老太爺。楊華連忙答應了，這可難壞了依人籬下的落難小姐李映霞。現在在名義上，她算是柳老的義女；柳老要就養婿女，移居河南；自己是跟了去，不跟了去呢？跟了去，柳葉青是她的情敵，今後將永在情敵眉眼下討生活，其滋味既苦且酸。不跟去，獨留鎮江魯宅，和魯府上漠無瓜葛，自己成了客中客，更無味，且難安。自己依人籬下，宛轉由人，又不好意思表示甚麼；只輕描淡寫，向魯大娘子說了說自己的難處。又向義父鐵蓮子問了問：自己當何去何從；欲投尼菴，免累他人的話，又不覺來到唇邊了。

其實不用李映霞請問，這兩天鐵蓮子正跟大弟子魯鎮雄，從長核計着呢。魯鎮雄知道師妹柳葉青的脾氣，自己若收留李映霞，師妹必然起疑，因此力勸師傅鐵蓮子把李映霞也帶走。他說：「師妹已婚，師傅身邊無人服侍，有這位李映霞姑娘做你老養女，再好不過。」

鐵蓮子又悄悄問女婿楊華，楊華恐涉瓜田李下之嫌，不敢表示意見，只說：「把李小姐留在魯宅也好，帶到舍下，跟義父同居也好，家母決沒有說的。只不過怕師妹犯小性。」末後又說：「岳父酌量着安插李小姐就是了，小婿毫無成見。」

鐵蓮子又祕密和愛女商量，柳葉青說：「我還沒有跟婆母見面呢。這番回去廟見，又請了您去，您既是跟着親女兒住親戚，又帶着個乾女兒，您想合式麼？他們楊家願意麼？」鐵蓮子笑道：「這一層我也想到了，但我決不是帶着乾女兒，去到親女兒婆家住開吃贈飯，我只不過找他們楊家借房子，自立門戶。我不是住親戚啊，我就帶着個乾女兒乃至於帶幾個徒弟徒孫，他們也管不着我。倒是姑奶奶你，我得先向你定奪好了。」說得柳葉青先紅了臉，重重吁了口氣道：「你老別跟我定奪，您想怎麼着，您就怎麼着，我可不敢攔您。」

鐵蓮子柳兆鴻已聽出女兒不悅，笑了笑說道：「乾脆咱爹倆一句話定規罷。我的意思，是要把李映霞帶在身邊，由我看着她；連你女婿也算上，都算在我眼皮底下了。我就是這個打算，我這打算完全爲了你跟你女婿兩口子的美滿因緣起見。傻孩子，我不是

爲了外人！若是你一定不願意跟不願見面的人在一塊，那就把李小姐丟在鎮江。不過，我總想男人們的腿長，女人們的心窄，我願意永遠看住了李小姐，直等到給她找了人家以後，我才鬆手，我這是完全替你設想。」

柳葉青越發的紅了臉，她父親的深謀私慮，她是早已明白的了，她還是不以爲然。此刻低頭想了一回，決然說道：「我就依着爹爹，您要把李映霞帶到身邊，携到永城，您覺着這麼辦好，一定是好。只有一樣，您可得寫保票，萬一他跟她糊弄到一塊，您可得賠我！」

鐵蓮子哈哈大笑道：「我賠你，我一定賠你！你也不看看你丈夫對你的情意如何，你也不管李小姐是個很有身份的大家閨秀，你就這麼信口胡猜。我告訴你，你到了婆婆家，千萬不要隨便亂說了，千萬要謹守閨訓，聽婆母的話。你們兩口子跟李映霞這段事，總不要教你婆婆曉得才好。」

柳葉青聽了，又有點不以爲然。

鐵蓮子雙眸看定女兒，很嚴重的說：「你千萬不許犯傻。你要把李小姐這件事，教你婆家曉得了，第一，要看不起你這新娘子吃醋；第二，也要看不起你丈夫年輕沒把持；第三，也要看不起李小姐這個落難的知府千金。我告訴你，說破了，跟你三人全有害；你自己可要估量估量。」

柳葉青擡嘴道：「那可沒準兒，不論甚麼事，我就是不會瞞着人，我也不會扯謊。」

他到了家，若是欺負我，背着我跟李映霞搗鬼，我就許一氣，把他們那堆泥全給抖露出來。只要他不跟她勾搭，我就饒了他和她。」

總而言之，柳葉青對這手無縛雞之力的情敵李映霞，依然有着很大的戒心。她惟恐自己一到婆家，婆母立起家規來，把自己管束住；自己丈夫就許由着性兒，湊了李映霞去，私敘舊情。她却忘了她父親鐵蓮子是何如人，豈容愛婿跟李映霞重溫情夢？柳葉青實在是太過慮了。

並且她也太小覷了李映霞小姐。李映霞慘遭滅門之禍，此刻依人籬下，憤懣埋恨，早存死志，一心心只想爲父母的沉冤，掙扎求活。她只想從鐵蓮子這裏，求得報仇的門徑；她早沒有餘情，來跟玉旛杆苦戀，來和柳葉青爭歡了。

當下，鐵蓮子跟愛女，愛婿二人商定了攜帶李映霞，同返永城之計。趕着預備了幾天，首由玉旛杆楊華先發了一封家信，次由柳門大師兄魯鎮雄代僱江船；打算由鎮江碼頭渡江，循運河北上，直達淮安府。再穿過洪澤湖，西行入皖，溯五河，逆流斜上，便可一逕到達豫西永城。便在魯府上擺了餞別筵，跟着僱好了轎，又備好了幾匹馬，懷孕的江東女俠柳葉青，和孤踪暫寄的李映霞小姐，辭別了魯府女眷，一同上了轎。鐵蓮子柳兆鴻，玉旛杆楊華，各騎一匹馬，柳門徒孫白鶴鄭捷，上馬送行。柳門大弟子魯鎮雄，和他父親魯松喬，也親送到鎮江碼頭。在江邊叮嚀了珍重便分別了。鐵蓮子一行登上江舟，起棹出港，先奔淮安城。

船走了些日子，平安無事。柳葉青向不暈船，這番懷孕，便有點不舒服。這一天剛要穿渡洪澤湖，突遇大風，船顛播得十分厲害，柳葉青竟嘔吐不已。鐵蓮子和玉簾杆恐她傷了胎氣，忙吩咐船家，暫不入湖，攏舟泊岸，要投店暫歇一兩天，等風息了再走。柳葉青強支着說：「不要緊！」鐵蓮子不肯依着她，竟命鄒提僱來小轎，由李映霞挽着柳葉青的手，徐徐離船上了轎。

柳葉青和李映霞直入店院，剛剛下轎；突然看見一個客人正要出店，和李映霞走了個對臉，竟面露詫異，站住不走了。李映霞覺得這客人直眼看人，甚爲無禮，不由得低下頭來；又偷眼一瞥，竟拖着柳葉青，緊走了幾步，進入店房。似乎聽見那客人在背後，發出「唔」的一聲疑訝。

這一聲却驚動了女俠柳葉青，手扶李映霞，抬眼一看：這個客人竟生得長身玉立，比玉簾杆楊華不差甚麼。白面修眉，細腰闊肩，氣度英挺；尤其是雙瞳閃閃，似非常人。柳葉青立住脚，扭着頭，不由多看了一眼。這個客人竟也掉轉身子，把柳葉青盯了一眼。可是這人最後的眼光依然落到李映霞身上，睇而又睇，由頭上盯到脚下；竟站在店院，忘記舉步了。柳葉青覺得奇怪，再看李映霞，面露驚懼之容，很慌張的獨自跑進屋內。柳葉青越發詫異，竟站在店房門口，看了看這個人，又再看李映霞。

第二章 狹路驚逢玉虎

這時候，鐵蓮子柳兆鴻和玉旛杆楊華，全都進來了。只有白鶴鄭捷管着行李，正吩咐店夥，搬運一切，算是稍爲落後一點。鐵蓮子柳兆鴻剛剛進店間，早就看到這個客人的可疑情形了；不禁低哼了一聲，邁步上前。玉旛杆楊華更爲動容，竟很快的趕到客人面前，疑目注視不已。只覺這客人好生面善，却倉卒想不起來。這客人也似乎覺出自己的舉動，已引起人們的注意來了；他就把頭一低，斜睨了楊華一眼，轉身徐徐舉步，走向店門。

鐵蓮子立刻側轉身，盯着這人的背影。柳葉青本要進房間，也停住了。玉旛杆楊華更是皺眉瞠目，正在苦想，似乎要舉步跟追這人。鐵蓮子雙眸轉了一圈，瞥見李映霞，人已進了屋，竟又走出來，側立房門前，向外偷看，又有點不敢看似的；遠望着那客人的去路，面色忽白忽紅，十分不寧。她這樣子，早被柳葉青看出來，立刻湊過去，向李映霞盤問：「怎麼回事？那個客人是誰？」李映霞滿面通紅，答不出來，眼光遠遠投射到楊華臉上，又招了招手。恰好楊華若有所悟，也正徬徨轉顧，眼神所及，似向李映霞叩問。楊李二人四目對射，楊華突然失聲叫道：「噢！」趕緊的翻身往外奔去。

鐵蓮子柳兆鴻恰在後面，已然把各人的神情全都看清楚；心頭一轉，猜透了一半。立刻緊跟着玉旛杆，也翻身追出店院。慢慢挨到楊華身旁，低聲說：「這個客人可疑嗎？」楊華忙道：「這個人好奇怪，我瞧他很像是……個賊！」鐵蓮子更不再問，暗一點手，翁婿二人各不關照，火速的追出客店門外，那個人已然拐彎走遠了。白鶴鄭捷把

着行李，剛剛進店。

玉旛杆楊華和鐵蓮子分別搜了一段路，鐵蓮子看見那客人已投入別巷，進入別家店院，便悄悄退回。暗暗叫住了楊華，才待細問；楊華不肯冒答，低聲說：「回店再談。」

翁婿二人又匆匆的回了店房。

這時候，李映霞呆若木鷄，依然竚立在房間門邊，雙手交握，從目光中透露出驚懼和悲憤。柳葉青忘了自己的病，上前扶肩，一疊聲的問：「到底怎麼回事？你可認識那個客人嗎？那個客人是幹甚麼的？」

李映霞對柳葉青，一向委曲求全，百般將順；此刻竟忘其所以，十分不耐的說：「這個人，這個人，我記不清楚，一準是，一準是個壞東西，歹人！」

說話時，玉旛杆楊華，鐵蓮子柳兆鴻先後走進來。李映霞忍不住迎頭叫道：「華哥，華哥你看，你可看見剛才那個長身量，白面孔，穿章很漂亮，很豪氣的那個男子沒有？」且說且側身，直湊到楊華肩旁，幾乎要握手攀問似的。玉旛杆楊華也忘其所以的，眼看着李映霞的眼，叫道：「霞妹，我看見了，我正要問你；你可記得那天夜裏，那個使雙鉤刀的……」李映霞忙道：「我記得，不錯，準是他，我還記得他使的是一雙鋼刀，刀背上有鋸齒，刀尖上有鉤。華哥，你你得給我想法，這個人一定是那夜那個歹人，他他他剛才直瞧我，他一準把我認出來了。這可怎麼好？」

李映霞十分焦灼的說，臉上又害怕，又着急，幾乎要把整個身子偎到楊華懷中似的。把個旁觀懷疑的柳葉青，惹得酸溜溜十分動怒。竟猝然的發了話：「你們兩個人到底啾咕甚麼？剛才那個人，可是李小姐早就認識的人嗎？李小姐，剛才他直看你，你直看他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你們很熟識嗎？……」轉臉來，又詰問楊華：「我說你，剛才你也直瞪眼；莫非剛才那個細高挑，跟你們倆全有認識？他可就是你所說的那個蕭甚麼人？你們怎的只翻眼珠子，不過話呢？」

玉簫杆楊華驀地紅了臉，心知愛妻又動了疑妬。李映霞也深深醒悟，忙走到柳葉青身旁，手拉着手的說：「姐姐，姐姐，您不曉得，剛才那個人不是好人，一定是害我全家的那夥賊。我還記得他，他大概還認得我。……華哥，您快給我想法子，別教他走脫了。還有，噢，義父，您老人家快來。老人家，您看見剛才出去的那個長身量，白面孔，很豪氣的客人沒有？那就是在紅花埠劫我的歹人。義父，義父，您瞧我該怎麼辦？現在可能抓住他喊冤嗎？」

李映霞萬分的焦灼，也顧不得柳葉青的醋意了，一疊聲的向楊華和柳兆鴻懇求說法；她說那個人確是仇家。鐵蓮子柳兆鴻已然看明，也已聽清；忙回身掩上屋門，把所有的人都叫到客店裏間。很快的吩咐道：「鄭捷，你不是也看見那個人了？」鄭捷答應了一個「哈」字，翻眼看李映霞。柳老忙道：「你趕快暗帶兵刃，去到那邊那個店房，假裝投店，把那個人看住。千萬小心，不要教他看破，不要受了他的暗算。」白鶴鄭捷

道：「曉得！」轉身便走，又問了一句：「這傢伙是個賊麼？」鐵蓮子道：「是個賊，別教他滑脫了。」鄭捷道：「你老望安！」火速的去了。

然後柳老又釘問楊華：「你可確切認準了這個人？」楊華答道：「一點不錯，乍一見面，我也想不到。可是剛才他直拿眼掃我，又直盯着霞妹，……」柳葉青哼了一聲，坐在床上了。楊華改口道：「這東西又打量我，又打量李小姐；我一看他，他又扭臉。不錯，一準是那個賊；我跟他打過兩場，再不會認錯；不然神氣不會那樣。」

柳老點頭，又釘問李映霞：「你也記得清？」李映霞忙答道：「記得，這一點也不錯。」

鐵蓮子叫了一聲：「好！」站起身來，舉步往外走。李映霞神情激動，不解其意，竟橫身攔住道：「義父別走，這個賊擄過我，威嚇過我。是他把我架走，是華哥拿彈弓把他打跑的。他是我的大仇人，我的的確確認得準他，再不會認錯。而且剛才這賊直瞅我！義父，我也不便瞞着了，這個賊沒安好心，他還是琢磨我，義父……」說到這裏，突然跪在鐵蓮子面前，低叫道：「你老人家一生仗義行俠，現在我狹路逢仇，義父你老人家務必替我捉住他，我情願跟他拚了。您只擒住這賊，我一輩子感激您，變貓變狗報答您，爲奴爲婢服侍您。」雙手扶着鐵蓮子的膝頭，又膝行而前，到了柳葉青的面前，磕頭如搗蒜的說：「義姐，義姐，您也得可憐我，這賊害得我好苦，姐姐有一身好本領，您您您救救我，替我報了這個仇。只要殺了這個賊，姐姐，我就是您的奴才，我伺

候您一輩子。您教我怎麼着，我就怎麼着，我的好姐姐！」她竟悲憤填膺，語無倫次了，說時聲淚皆下。柳葉青忙往床旁一挪身道：「這是幹甚麼，這是怎麼說的？有話好講，怎的跪着？」又好笑，又透出不悅。

鐵蓮子微微一笑，過去把李映霞扶起，低聲道：「好孩子，別着急，我這就給你辦，你別攔阻我呀！你看我這就布置，快快坐下，聽我分派。」

鐵蓮子當時發令，命柳葉青持青鏞寒光劍，佩帶暗器，保護李映霞，就在這店房住下。命楊華將彈弓彈丸一一預備好了，假裝沒事人，留神聽柳老的指揮，說動就得動。柳老囑罷，忙忙退出這房間，假裝單幫孤行客，另闢了一個房間。回轉來，低問楊華和李映霞：「你們可曉得這賊叫甚麼名字？」楊華愕然，李映霞即頓尋思道：「這賊大概姓賀，叫甚麼玉虎。」楊華道：「不錯，我想起來了，他綽號擎天玉虎，名字叫賀甚麼的，大概是鄂北出名的大盜。」

柳老略一尋思，點點頭道：「這人多半是叫賀錦濤，他是兩湖巨盜龐根榮的女婿，是鄂西新出手的飛賊。」柳葉青道：「哦，這小子就是賀玉虎嗎？」玉簾杆楊華道：「原來岳父和青妹全知道他的底細，他這人究竟怎麼樣？」柳葉青笑道：「你瞧，我爹爹人稱兩湖大俠，兩湖的綠林人物怎會不曉得？」柳老笑道：「提起此人，……」正要往下說，忽看出李映霞依然踉蹌不寧，欲催不敢的神氣，硬道：「我們先辦事，後談閒話。」吩咐楊華夫婦小心防護，便洒然離店，逕去找白鶴鄭捷。

這地方恰在洪澤湖東北岸，地名叫橫江圩，原是個小碼頭。鐵蓮子一行所住的店房，叫做永和客店；那長身量客人（賀玉虎）改投的店房，叫做泰昌客店。鐵蓮子找到泰昌店，白鶴鄭捷恰裝問路尋人，在櫃房閑扯；見了鐵蓮子，做一眼色。鐵蓮子便道：「你住在這裏了，教我好找。你住的那個房間？」鄭捷道：「四號。」鐵蓮子道：「我們先出去吃飯。」

把鄭捷調出泰昌客店，到無人處，問道：「那個人在店裏嗎？」回答說：「在。」問：「有同伴沒有？」答道：「還不曉得，剛才我正要打聽。」問：「他可姓賀？名叫賀錦濤？」答道：「店簿上寫得是賀直卿，湖北人，經商，年二十七歲。」問：「他住幾號？」回答：「住的是十一號，四號房準跟他住對門。」鐵蓮子道：「好了，你先跟我回永和店。」

鐵蓮子已經打定了一個主意。當下，帶白鶴鄭捷回店；當着大家，吩咐鄭捷留在這永和店，陪伴李映霞。柳老自己要帶楊華，柳葉青，移居泰昌店，釘住賊人，就便伺機下手。李映霞一聽這話，看了鄭捷一眼，面帶恐慌不安。白鶴鄭捷看了看李映霞，忙說：「師祖，這可不成，我一個人可保護不了李小姐；況且這房間光只我們兩個人，也太不方便。」

柳老這番調動，簡直大含私心；把愛女愛婿調開，有意給鄭捷，李映霞撮合。李映霞是個聰明女兒，臉上漸漸堆出紅霞；可是她不能說甚麼，只能說離開義父，有些害

怕。柳葉青瞞着李映霞和鄭捷，心中十分高興，忙說：「鄭捷，你就留在這裏，保護李姑娘罷。大白天價，一個人保護一個人，怕什麼？我們一定把賊釘住了，不會教他溜到這裏來。霞姑娘，你也放心罷，我們這個鄭師姪，比起楊姐夫，本領更棒哩。」說着立逼楊華跟她轉奔泰昌店。李映霞自然沒法挽留，楊華很不好意思，也不能說甚麼。白鶴鄭捷是個非常機警的少年，察顏觀色，早已看透師祖鐵蓮子的故意安排，心中暗暗不悅。這位李映霞小姐分明跟楊姐夫患難生情，惹得研青師姑潑酸大鬧；現在師祖竟要利用自己，做那托樑換柱之計。自己年紀青青的，好媳婦有得是，憑甚麼揀楊姐夫的殘桃賸李吃？李小姐雖然生得漂亮，她的心明明撲着楊姐夫，自己憑甚麼攔入情場，做那打岔的小丑？當時也不辯駁，等到楊柳夫婦剛要挪店，鄭捷這才笑着發話道：「不成，不成，我年紀輕，本領稀鬆。剛才那個賊，只看神氣，就知功夫不弱，我決不是人家的對手。莫說保護李小姐，真要招呼起來，我自己還怕保不住性命呢。我那能比得起楊姐夫？師祖，你老人家不要強人所難。」站起身來，就要往外跑。柳葉青攔喝道：「小鄭捷，你敢溜韁！」

白鶴鄭捷笑道：「我說溜就溜，師姑您就瞪眼也不成。我還沒出師呢，我的本領只能够跑跑腿，當當碎催，給您送行倒成；我怎能够保鏢護眷，替李小姐抵禦強賊呢？只除非楊姐夫一手神彈子，有那份能耐，我小子那裏配呢。况且李小姐，再說李小姐……這那裏成啊！」噫的一笑，暗暗的將柳老的深意叫破了。

鐵蓮子不禁失笑，喝道：「鄭捷站住，你不敢住在這裏，就算作罷，你不要跑。」低頭想了想，便命楊華和鄭捷，全留在這裏。柳老親率柳葉青，去到泰昌店探賊。柳葉青不肯去，楊華也不肯留，李映霞更是侷促難安。柳老對女兒低低的說了幾句話，柳葉青方才欣然首肯；却提出一個條件，她要借這賀玉虎，來試一試新得的寒光劍。問楊華肯不肯把劍給她使？如不肯給劍，她就打退堂鼓，全不管了。楊華忙說：「行，行，青妹只要把這個賊料理了，給霞姑娘報了仇，這把劍就是你的了。」

柳葉青張目道：「甚麼？給李小姐報仇？我可沒有這大本領，我只不過拿這個玉虎的狗頭，試一試寶劍。我那有這末大的能耐，替人家殺賊復仇呀。」鐵蓮子笑叱道：「青兒，你還胡說甚麼？李姑娘是我的乾女兒，她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，你這丫頭不許說話刺刺狷狷的。」

說罷，鐵蓮子命柳葉青，佩帶寒光劍，跟他一同出店。柳葉青臨出屋門，向楊華看了一眼，又掃了李映霞一眼，含着示威的意思。李映霞這時難過極了，實在忍不住，紅着臉叫了一聲：「義父，你老還是同楊姐夫鄭捷少爺去罷。青姐姐，您還是留在這裏，保護着我罷。您瞧，我一個人在這裏，多麼不得勁。」柳葉青笑道：「那有甚麼？」鐵蓮子道：「李姑娘望安，我們立刻還要回來的，決不能丟下你一個人在這裏的。」

就這樣又搗了半天亂，柳老方才和柳葉青一同轉赴泰昌店。玉旛杆楊華，白鶴鄭捷，兩個少年男子和李映霞，留在永和店一明兩暗的房間內，當然李映霞神情很是踉蹌

難安。鄭捷目送柳葉青的去影，扭頭衝楊華傲了一個鬼臉，微微笑道：「二師叔，楊姑夫，您瞧我們師姑這股子勁夠多大，老實說，您怕她不怕？」楊華怒目道：「少要胡說！咱們上這東屋來，讓霞姑娘一個人在那西間屋歇歇。……霞姑娘，你進去歇一會吧。你放心，大白天價，賊人決不敢任意胡來的。」李映霞低聲道：「是的，楊姐夫和鄭少爺你們歇着吧。」遂姍姍的走到西暗間去了，信手把門扇微微掩上。

鐵蓮子柳兆鴻帶領懷孕的江東女俠柳葉青，逕到泰昌店。父女倆商量好了硬碰的辦法，叫店夥引路，找到十一號房，公然叩門，拜訪姓賀的客人。

柳葉青佩帶着青鏢寒光劍，全身短裝，外披斗篷，躍躍欲試，一心要尋覓。鐵蓮子柳兆鴻長袍馬褂，空着兩手，先找櫃房，然後一直來到十一號房，往四面看了看。那帶路的店夥就彈門喊道：「十一號賀老爺，門口有人找！」

屋裏面喃喃的應了一聲：「誰找我？」

店夥道：「有一位老爺子，一位姑娘。」聰明看出柳葉青是年青媳婦，仍怕稱呼錯了。

於是鐵蓮子更不客氣，把店夥輕輕往旁一揮，公然親手推開了房門，闖然進屋；江東女俠柳葉青也就跟蹤而入。

這長身量，白面孔的豪氣客人，果然就是擎天玉虎賀錦濤。這賀錦濤剛才果然認出李映霞小姐來了。賀玉虎在紅花埠，替土豪計百萬戕官報仇，劫擄李映霞小姐；當時驚

羨着李映霞深閨絕豔，臨難不慌，突然動了憐香惜玉之心。他竟猝施辣手，刺殺了暗算女肉票欲行無禮的夥賊麻雷子，保全了李映霞的貞操。他結夥害了李映霞，他又獨力把李映霞救走。他妄想對李映霞，獻出柔情愛意；把她救出仇家的毒手，正正經經，納李映霞爲妻。本爲貪財而綁票，忽變爲愛色而救人；偏偏遇上了陌路仗義的玉旛杆楊華，不容他反覆改計。連彈猛攻玉虎，竟把李小姐救出賊手。賀玉虎仍不肯死心，半路邀劫，仍被飛彈打走；倒助成了楊李的遇合。他事後情心不死，也曾搜尋李映霞的下落，只聽說被楊華救到淮安府去了。他這才追到淮安府，遍訪未得李映霞的蹤迹；想不到在淮安府西，洪澤湖東，客店之中，居然無心中碰見了。

擎天玉虎十分歡欣，把李映霞看而又看，認明無訛。不想他的硬對頭，善打彈弓的玉旛杆楊華，也在那裏了。他已然不十分認識楊華了，然而兩人一朝相，四目相對，立刻彼此憬然。擎天玉虎又閃目看了看周圍，已看出柳葉青是個會武功的女人，却跟李映霞相扶同行。又看出還有一兩個人，都是武林行家，似與李映霞同道；他便不敢冒昧，悄悄退到泰昌客店了。現在他正躺在板床上，獨自想心思，想辦法。他一定要把李映霞弄到己手。他要以武力奪人，他又抵不住玉旛杆楊華的連珠彈。他現在倒有個同伴，但是，他要奪取美豔絕倫的閨秀爲妻；要邀請同行幫忙，只怕同行不肯那麼傻。

他正在左思右想，又瞑目描摹李映霞和柳葉青兩個女子的形容氣度，又推想她們的關係。柳葉青明明是個女行家，李映霞怎麼會跟她在一塊？莫非李映霞居然有武林中的

親戚？但是剛才分明看出李映霞是攙扶着柳葉青，柳葉青倒像是關小姐，李映霞倒像個侍女似的：「哦，我明白了，這李映霞一定是傾家喪親之後，被那個連珠彈姓楊的救去，投奔了親戚。這個圓臉蘋果腮的女子，多半就是連珠彈楊某的眷屬。剛才楊某惡狠狠的盯我，女的也盯我；李映霞見了我，也驀地臉紅起來。她當然怕我，拿我當仇人。但是，我如果把她弄到手裏，我一定好好哄她，應許給她復仇；對她起誓，我一定拿她當嫡妻看待，並且我要折節洗手。……還有那個女的，紅紅的嘴巴，小嘴細牙，長的也不錯；就是兩隻眼有點歹毒，一定是個會家。……」

擎天玉虎正自胡思亂想，突然間有客來訪，有人叩門。他剛剛從床上坐起來，心想：「怎麼是一個老頭，一個姑娘？……」客人竟闖進來了。

擎天玉虎賀錦濤一看來人，心中騰地一震：「是這個女子，哦，這個老人原來跟他們一夥，……李映霞呢？」眼光剛往外一瞥，鐵蓮子早已回手帶上屋門，和柳葉青雙雙當門而站。擎天玉虎陡然覺出情形不對，好像自己掉在網裏了。

擎天玉虎很快的看出柳葉青身佩利劍，他就很快的跳下床來；順手便從床頭拉過他的兵刃包，並且要立刻擎出他的那對鈎刀。賊人胆虛，他顯然的有些舉動侷促了。柳葉青立刻擺好了架式，也要抽劍。鐵蓮子柳兆鴻凝目微笑，舉手作勢；道：「朋友，不要動，我們有話說！哦，我們有話，要好好說。請坐，大家請坐。」

鐵蓮子首先坐下了，把柳葉青也曳住，順手拉她坐在一旁。

擊天玉虎賀錦濤曉得遇上江湖大名家了，料到不會猝然動手；便放下兵刃包，雙拳一抱道：「朋友：請坐，請坐。」自己也就退到床頭，側身坐了下來。兩眼訂定了柳氏父女，一言不發，做出恭聽的模樣，靜等來人開口。

可是鐵蓮子只凝眸打量這賀玉虎，也並不急急於發話。雙方僵持住了，約有兩杯茶時。

賀玉虎心中不寧，惟恐來人外面另有埋伏，或正布置埋伏，忍不住眼光遊移，不時掃看着屋門，和前後窗。見柳老仍不發話，便開口道：「老先生，你我素昧生平，你可是找我嗎？」

鐵蓮子捋鬚笑道：「我和你雖然不甚熟識，但我却認識令岳和令叔。你不是湖北人嗎？你的外號叫擊天玉虎，對嗎？你的令正夫人也是一位巾幗英雄，你是常在鄂北鄂西闖蕩的，對嗎？」

一番話說得賀玉虎毛髮悚然，失口說道：「我在下的根底，倒瞞不了您老，您老一定是江湖的老前輩了。在下半年青，出世晚，眼路窄，但不知您老可以把您的萬兒，賞知在下麼？」

鐵蓮子越發的欣笑起來，把一對眼笑得沒縫了。徐徐說道：「你不認識我，我却早就知道你，我的眼力還不算拙。你問我的萬兒嗎？我是個江湖上提不起來的無名人物，可是我也有個小小的外號……」說到這裏，探囊取物，拿出來三枚鐵蓮子，擺在掌心，

就這麼一團一轉，三個鐵球兒在手心一轉。說道：「你可想起來了嗎？」又將柳葉青的斗篷微微一掀，使她的墨綠短裝顯露在賀玉虎眼前，接着說道：「這是我的女兒，她在江湖上也薄有微名，她是一向好穿墨綠衣服。賀朋友，你可聽說過嗎？」

擎天玉虎賀錦濤不禁變了色，站起來說：「哦，老前輩尊姓可是柳？您老的萬兒可是鐵蓮子？」

柳老笑道：「怎麼樣，我想你一定猜得出來的。」

賀玉虎又看了看柳葉青，說道：「這一位一定是令愛江東女俠柳葉青了？」

柳葉青道：「哈，你倒也曉得我！」

賀玉虎面上露出恐怖之色，一時忘其所以，站住不動。柳老把手一伸道：「請坐下講話。」

賀玉虎很不安的坐下來，頭上似乎冒出了汗。忍不住眼珠亂轉，又看了看門窗。手捫着胸口，定了定神，說道：「原來是兩湖大俠柳老前輩，和江東女俠柳姑娘。……柳老前輩，晚生一向在綠林鬼混，可是從沒有在兩湖老輩英雄面前失過禮。但不知老前輩突然登門下顧，有何見諭？」

鐵蓮子柳兆鴻笑道：「賀朋友，你是明知故問。」賀玉虎忙道：「老前輩，我決不敢裝傻，老人家有甚麼事要指教晚輩，請只管明言。晚輩年紀青，也許無意中得罪了人，或者無意中冒犯了老前輩的朋友，也未可定。只要是老前輩說出道來，晚輩一定遵

命賠禮。」

鐵蓮子把大指一挑道：「光棍到底是光棍，一點就透，你也太客氣了。賀朋友，我不妨明白告訴你，李建松太守是我柳某的親戚，他的女兒李映霞小姐是我柳某的姪女。我是爲了這一點事，特來請教你閣下。你閣下說罷，咱們該怎麼辦才好？」

擎天玉虎賀錦濤本已惶恐不寧，一聽這話，皓白的臉頓時變成死灰色。不禁又站了起來，說道：「老前輩，李建松太守是你老的親戚嗎？可是我事前全不知道啊！」

鐵蓮子冷笑了一聲，詞色漸趨嚴肅道：「話自然有你這麼一說。不過李太守乃是一個清官，不意得罪了豪紳，竟慘遭滅門之禍。這種恩怨仇殺的事，江湖上自有公論。可是國法雖嚴，尙且罪不及孥；我那映霞姪女兒一個十幾歲的深閨弱質，沒有礙着誰的事呀！我聽說我們鄂北的綠林好漢們，竟甘心做豪紳的走狗，把人家一個沒出門的姑娘生架走，又要施行無禮，還要賣良爲娼。——賀朋友，有這種事嗎？」說時雙目闔張，鬚眉皆動，神威凜凜。

賀玉虎死灰色的面孔條又變得通紅，張口結舌的答不出來。半晌才說：「這這這，老前輩恐怕是聽錯了，這裏面大有曲折。……」

鐵蓮子怒道：「甚麼大有曲折？殺官眷，擄閨秀，這可是假的嗎？」

賀玉虎默然，只勉強點一點頭。

鐵蓮子見他認了賬，這才放緩了語聲，道：「你這罷了，你還不會扯謊。你也生着

眼珠子，你剛才可曾看見映霞姑娘沒有？」

賀玉虎囁嚅道：「看見了。」

鐵蓮子冷笑道：「看見很好，她就是原告，她正把報仇申冤的事託靠了我。賀朋友，沒說的，這官司你打了罷！」

柳葉青也跟了一句道：「這官司你打了吧。」

擎天玉虎滿臉大汗，雙手連搓。鐵蓮子的聲威，他當然曉得；鐵蓮子在兩湖成名，賀玉虎就是湖北人。他深知大俠登門，親來討罪，欲決鬥必無倖，欲規避亦無從；他的思想似旋風一轉，暗想：我真個遭了報應不成？

賀玉虎沉吟不語，鐵蓮子雙眸盯住他，也不催促。經過了好久的時候，賀玉虎說道：「老前輩，我不說謊，却撈個秀，確有其事；但是動手的不止一人，晚輩不過是其中的一個，却決不是主謀，也不知詳情。並且晚輩因為佩服李小姐臨危不懼，視死如歸的大節，我曾經殺了一個欲行無禮的同黨，保住了李小姐的貞操。並且我看透真情之後，我還會一再努力，要把她措出虎口。……」

柳老說道：「我知道，但還不足以贖罪。你也許在你既下辣手之後，忽又激動天良，矜憐到無辜弱女。你也許看見李小姐那麼漂亮，存了別的念頭；因此想把她害過了，又搭救出來。你的舉動，確與他賊不同。可是弄到後來，搭救李小姐的人趕上來了，你並沒幫忙，反而阻撓。你可知搭救李小姐的那一位楊某是誰麼？他就是我的門

婿，也就是她（說時一指柳葉青）的丈夫。賀朋友，一切詳情，我全了然。我以為你開下如果稍有英雄氣魄，你就該知罪領罪，做得磊磊落落的，跟我出去一趟。」

鐵蓮子柳兆鴻把賀玉虎當時的私心陰謀，不留餘地，全給抖露出來了。賀玉虎情知口頭辯飾，於事無補；柳葉青姑娘坐在一旁，躍躍欲動，滿面露出鄙夷神氣。賀玉虎由恐懼激成忿怒，抗聲說：「知罪領罪，老前輩要教我怎麼樣領罪？可是教我到官府投案？」

柳葉青道：「殺人償命，欠債還錢，那個……」

柳老忙道：「不是那樣子做，我們是江湖人物，自然按照江湖道的辦法。」

賀玉虎切齒拭汗道：「老前輩儘管明說，到底要教我怎樣領罪？」

鐵蓮子柳兆鴻道：「我要教你自己審訊自己，自己給自己定罪，自己給自己執法。……」

賀玉虎看住柳老的嘴，手按胸口，把語聲低到幾乎聽不見的說道：「自己定罪，自己執法。……」

柳老說：「是的，而且就在此地，就在今天，而且要當着原告李映霞的面。」說着一指窗外。

鐵蓮子父女咄咄逼人的聲勢，把賀玉虎生拍硬擠，擠得雙睛睜睜冒火。猝又切齒說道：「老前輩果然是成名的英雄，辦事真正乾脆，可是未免太不留餘地了。你難道就教

我在這青天白日，熱鬧市場中，當眾領罪嗎？可不可以換到夜晚，換個地方？」

鐵蓮子裂嘴笑道：「這不是我柳某不講情面，趕盡殺絕。無奈舍親李太守當日守法愛民，慘遭滅門之禍；道裏的朋友並沒有一個人，肯於稍留餘地，緩和着辦的。那一回事做得太辣，這一回事當然要不辣也不成了。換地方，行。我也不願意在這鎮甸裏，做這種類乎江湖上清理門戶的把戲。我們可以挪到野外，沒有人的地方。」

賀玉虎嘮叨道：「太辣，太辣！可是辣的不是我，還有別人，還有主謀人呢。」

鐵蓮子然佛道：「我們丈夫做事，來個了斷，不要推諉。別人的責任，別人自己擔，你無須罣慮。柳某一向辦事要辦透澈，決計不會輕饒了正對頭的，你可以放心。」柳葉青便扭身立起，手按寒光劍柄，說道：「行了，我們不要嘮叨了，就到野外去吧。」

擎天玉虎忙搖手說：「二位且慢，我還有話。老前輩和女英雄，無論如何，總得讓我安排一下。就是鷹爪，也不能活捉活拿呀。」

柳老說道：「你只管寬心，你如有留給家裏人，留給師門或親友的信，請你儘量寫，我們一定盡心給你轉送出去。」

賀玉虎簡直怒發欲狂了，可是力不能敵，逃避無路，忍而又忍，咬牙低說道：「我謝謝你的盛情。但是，現在時候太倉卒，我請老前輩給我半天限，我好安置安置自己的私事。我在這裏是客遊偶駐，我還有別的事，要了結一下。」

柳葉青道：「那不成，你要是溜了呢，我沒有工夫看着你。你趁早跟我們走罷，好在一會兒就了結。你還留戀甚麼？你就有朋友，不客氣說，他也未必敢來幫拳。」

賀玉虎道：「柳姑娘，你不要凌人太甚，無論如何，我要到今夜方能遵命。倘你們父女自恃人多技強，那麼，我任甚麼話不說，你們把我刺死好了。我決不抵抗！」

鐵蓮子也怒了，雙眼一瞪，忽轉笑容道：「好好好，我也不能太趕碌你。我就依着你，今天夜間，至遲別過三更，我們在湖邊恭候。我想你不會騙我老頭子，說了不算，一溜完事吧。」

賀玉虎道：「到時候，我在下準去。我一定，是……先領教，後領罪。」

鐵蓮子睜眼道：「甚麼，你還要先請教嗎？」

柳葉青叱道：「你好大的胆！」

賀玉虎嘻嘻冷笑道：「我擎天玉虎也薄負微名，我焉能束手就戮，我當然要比劃比劃，然後我才死而無怨。」

鐵蓮子喝道：「好，你有這份胆量，就讓你先請教，後請罪。你要估摹一下，怎麼上算，就怎麼辦罷，不要吃了虧才好。我再告訴你一句話，從我手心溜出去的人，簡直沒有。就是讓他跑開了，等到再抓回來，他那個苦子吃的更多。你吃柿子，要挑合式的吃，趁早別存着微倖心。……賀朋友，你別過意，你現在就是我的籠中鳥，網中魚了。你若有好朋友，我允許你盡量邀他們幫場，幫拳，助威，全都成。」隨挺身站起來，

說：「青兒，我們走！賀朋友：我們晚上見，希望你不要爽約。」雙拳一抱，把賀玉虎從頭到尾瞥了一下，立刻和柳葉青推門走出去。

賀玉虎渾身浴汗，送出店門口，往街道兩頭，看了看，趕緊折回店房，忽忽的預備起來。他料到鐵蓮子暗中必已留人監視自己，因此他不敢偷躲；就明目張胆的寫了三封信，拿出許多錢來，分三次秘密僱人給他送出去。等到三個送信人全都走了，賀玉虎這才穿上長衣服，暗帶兵刃，公然走出店房，目不斜視的走到街上。果然走不多遠，便已覺出背後有人。賀玉虎十分焦急，裝做漫遊，耗了一會，繞了一會，竟又折回店房。

那一邊，鐵蓮子柳兆鴻，和女兒柳葉青，忽忽離開泰昌店，剛走到永和店前，便看見白鶴鄭捷正在店門口打幌。見了柳老，吐舌一笑，轉身回店。柳老罵了一句：「混帳！」走進永和店，又看見玉簾杆楊華，正在店院走溜。他和鄭捷全不肯留在房間，反把李映霞一個人丟在屋中了。李映霞心中害怕，又不敢強留楊鄭，她一個人獨留店房，只得抱着柳葉青的一把劍，聽候動靜。她惟恐賀玉虎乘虛找尋過來。那知賀玉虎震於鐵蓮子的威名，正忙着救命逃罪的事，再顧不到鍾情掠美了。

鐵蓮子怒冲冲的回轉店房，向楊華，鄭捷發話：「你們真不聽話，怎的全出來了？現在我已經跟賀玉虎見了面，他已然認了賬。霞姑娘，你不要担心罷，你的仇一準報了，今夜三更天，我就給他一個了斷，我要逼他自戕。你們可務必聽我吩咐，不然的話，一準把他放跑了。」遂教楊華，柳葉青，白鶴鄭捷全過來，很快的每人囑咐一套

話。白鶴鄭捷，玉簫杆楊華，立即先後銜命出店，包圍賀玉虎布下了卡子。柳葉青是奉命留守，兼護李映霞。自然她很不願意，因見她父面色很不平善，便不敢明駁，低聲答應了，可是不快之感形於顏面。鐵蓮子並不管她，反而把李映霞叫到面前，低聲問她：「那個人果然是擎天玉虎賀錦濤，他倒也曉得我父女的一點微名。我已逼他今夜三更，出離店房，到野外受死。他若識相，必然自戕，否則我就親自動手。姑娘你的仇是報得一椿了，當日在紅花埠劫奪你的人一共有幾個？」

李映霞先不答話，跪在鐵蓮子膝前，給磕了好幾個頭，說道：「義父，你老人家這樣作成我，我李映霞今生今世，永遠忘不了大德。只可惜我全家覆滅，胞兄下落不明，……」她底下的話想說：胞兄若在，則酬恩有人。柳老倒誤會了，含笑把李映霞扶起來，說：「姑娘不要着急，我先替你殺了這個仇人，隨後我再給你尋找令胞兄。連你的終身大事，帶你父母的遺榷歸葬，你全交給我。我一定把你李氏門中存歿生死，一一安置妥貼，教你們全無遺憾。好姑娘，我這話說到家了，你就望安，聽我一椿一椿安排吧。我再告訴你一句話，我要逼這賊子去自戕，我還要你親眼看着他死。你看這樣辦，足夠痛心快意的吧？」

痛快是果然痛快，柳老似乎忘了一個尋常閨秀，是否有胆親睹人來殺人。幸而李映霞劫後餘生，又是素性貞烈的女子，倒的確願意見仇人滅亡在她面前。連忙又跪謝了，站起來說：「到了時候，義父只一叫我，我一定跟了去看。……好賊，想不到也有

今天！我李映霞身遭橫禍，陌路上竟遇着了義父和義姐，仇人倘得伏誅，我李映霞就馬上死了，也不枉了。」言下慨然，淚落如珠；一回頭，看見柳葉青坐在一旁，似乎另有一股子勁。忙挨過去哄慰，一時間問她可是累着了？是否還覺得肚疼？一時間問她是否還覺得惡心要吐？又勸柳葉青躺下息歇，千萬不要震動了胎氣。十分慇懃，十分懇摯，柳葉青到底感動了；臉上漸漸露出愉快之容，李映霞這才放下了心。

當下分撥進膳，轉瞬天黑。柳老兒女兒柳葉青稍進飯食，精神甚佳，果然把暈船嘔吐的懷孕現象好轉了，心上深以為慰，就教她好好陪伴李映霞。柳老一個人空手出去巡卡，走不多遠，到一路隅，瞥見了女婿楊華。忙調到旁邊一問，說是賊人賀玉虎只出來一趟，旋即回店，至今並未出來。又問楊華曾看見眼生的江湖人物跟賀玉虎接觸？」回答說：「沒有看出來，大概沒有罷。」

鐵蓮子揮手，楊華退回潛伏之處。柳老續往前趨，到了泰昌店前，白鶴鄭捷從鄰近一個小巷鑽出來。兩方湊到一處，鄭捷搶着說：「我這裏釘得很嚴，並沒有甚麼刺眼的事，師祖可另有所見嗎？」柳老笑道：「好小子，我是巡查你來的，賊人確在店內嗎？」回答道：「確乎沒有離店。」問道：「你就在這一面釘嗎？」鄭捷道：「不，不，看你老把我當成傻子了。我自信繞着圈子暗釘，一點也沒漏空，一點也沒露形。您看，我還買了一個腿子呢？」手指泰昌店旁一座小果攤，攤旁一老一少，似乎是祖孫。鄭捷道：「我就是花錢僱得那個擺攤小孩，替我把門站崗，所以我只提防店後牆和兩

旁，這正面我不過抽冷子來問一問罷了。」

鐵蓮子微笑道：「你小子居然有一套，你可不要自傲，越小心越好。——你進店摸過沒有？」答說：「自從點子出店又回店之後，我一共溜進去兩趟；點子此刻並未離開，我就趕快的退出來了，我怕打草驚蛇。」更問：「有眼生的人進店沒有？」答道：「大概沒有。」又問：「有離店的沒有？」答道：「有是有，全像不相干的旅客，更沒有指名尋找點子的人。」鐵蓮子揮手笑道：「你不要自覺很有把握似的，暗中釘梢，這不是容易事！」鄭捷道：「師祖望安，輸了眼，誤了事，我情甘認罰。」

柳老笑了笑，這才親自進店履勘。鄭捷退回潛伏之處，照樣巡邏；於是他又加僱了一個閒漢，幫着站崗。柳老直入四號房，又到對面十一號暗窺了一下。擎天玉虎賀錦濤真個像被兩湖大俠聲威所懾，又似乎奇胆包天，漠無所懼，安然的留在房間以內。他沒有溜，這倒奇了！

鐵蓮子即額想了想，又出去重新盤詰楊鄭二人；可留神賀玉虎已在暗中傳遞消息，潛邀救援？鄭捷力保沒有看出來，楊華稍涉吞吐，事後也說：「沒有，不會有。」柳老搖了搖頭，揮退二人，逕到泰昌店櫃房，向司賬嗽咕了一陣，又借筆硯，寫了一張短柬：

柬

『請勿忘今日子正，湖邊踏月之約，特再肅駕，務祈惠臨。名不具。』
另在『名不具』之下，簽了一個蓮花瓣花押，把短柬加封封固，交給一個店夥；囑

他到二更剛過，務必送到十一號房姓賀客人那裏，要當面交到。遂掏出一小錠銀子，賞給店夥，囑咐至再；又向司賬舉手道勞，便走開了。

出店見了鄭捷，楊華，仍都問照了。此刻點子毫無異動，還要防備他月暗天黑時，驟然逃走。柳老切囑：「你們要小心了，你們要在鄰房上安椿。一有風吹草動，千萬不要忘了，一面跟綴，一面給我送信。」鄭捷，楊華一一敬謹領命；便是越到天黑，越要加緊梭巡；街頭巷尾，牆頭屋頂，遠處近處，全不要落空。」鐵蓮子柳兆鴻眼看他倆安椿的情形，甚妥，這才徐徐踱回永和店，見了柳葉青和李映霞。

二女都搶着問：「那個賊沒有離開店麼？沒有跑掉麼？」柳老哂然搖頭，柳葉青笑道：「爹爹你不用大大意意的，人要真溜了，你老這跟頭可栽的够確實了。」柳老說：「少奶奶，你不用替我担心，我先在這裏歇一會，你也可以替我巡視一遍。」柳葉青按着肚子笑道：「我可不成。」柳老說：「剛才你怎麼行來着？」柳葉青道：「剛才是一股猛勁，我又知道爹爹是要用我們父女的萬字，去嚇嚇賀玉虎；現在我歇過來了，倒沒有勁了，好像氣短似的。」這自然還是孕象，柳葉青就不承認有娠，力氣上也有點來不及了。

挨到二更，鐵蓮子柳兆鴻又出去勘查了兩趟；並先一步，早給玉旛杆楊華，白鶴鄭捷，各送去全副兵刃暗器，和夜行衣裝。鐵蓮子預備三更一過，便即發動擒虎，屠虎之舉。當下與二女掩門熄燈，登榻閉目凝神。於是更鐘頻催，人心似箭，轉眼間風蕭蕭，

夜深沉，到了該動的時候了。柳老一躍而起，出店一看。折回來，便命女兒柳葉青仗劍上馬。那李映霞姑娘，深閨弱質，不能夠步行，也不能騎馬。柳兆鴻想出辦法來，索性叫女兒柳葉青和她共騎一馬。不用馬鞍，改鋪馬褥；由柳葉青擁抱着她的腰，這樣才算是一馬雙跨的了。鐵蓮子也騎了馬，在旁陪伴，一同踏月到了荒郊。就在林邊下馬，鋪了馬褥子，命李映霞膝地坐下；命柳葉青在旁小心戒備着，千萬不可擅離。然後鐵蓮子一鬆轡，把馬豁刺刺放開，重返鎮甸，催那擎天玉虎按約領罪。

鐵蓮子去了，李映霞坐在馬褥上，眼見柳葉青英姿凜凜，按劍而立，眺望四周，意態蕭閒，一點也不介意。李映霞竟止不住心頭小鹿怦怦跳動，一時惟恐賊人不來；她想，賊人不傻，明知不敵，豈肯甘心來送死？一時又惟恐賊人突然襲來了，而楊華，鄭捷，柳老全不在面前，只有柳葉青一個人！柳葉青又如此傲慢，萬一動起手來，柳葉青至多也就是一人敵。倘來二賊，三賊，自己手無縛雞之力，豈不重落惡魔之手？她心上害怕，可是柳氏父女全不拿着當回事；自己乾着急，空害怕，沒法子求他們審慎。她冷得發噤似的，忍不住雙眸只盯着柳葉青。既須仰仗柳葉青爲護身符，可是這護身符如生龍活虎，不容你挨上身，也不容你懇求情央。

李映霞既窘且怖，幸而臨出店時，自己向柳老討了一把劍；因爲討這把劍，還遭柳葉青冷笑，侮視。現在有此一劍在握，固不足以禦賊防身，猶堪以臨危全節。她就兩手握著兩把冷汗，帶汗抓着這口劍。而且惟恐賊人倉卒而來，來不及拔劍，她就老早老

早的將劍拔出鞘外。柳老父女他們都這麼大大咧咧，萬一有個好歹，我自己就可以自決……」心中盤算，見柳葉青正延頸遠矚，她便偷偷握劍，自己試往自己項下一比似乎劍太長，自刎很不容易。忽然柳葉青回頭說道：「呦，霞姑娘，你幹甚麼？你別拿着劍亂耍把，這是開了鋒的，小心劃破了手指頭。」李映霞羞得低了頭，也不作聲，只不捨這個碴，問道：「義父怎麼不回來？還有鄭少爺和楊姐夫，他們不是監視賊人去了？怎的也不來？可是賊人逃跑到別處去了，義父跟他們追下去了？」

柳葉青漠不置答，仍往鎮甸看，半晌方說道：「那可沒準兒，賊人是有腿的，也許看事不好，撒腿就跑。不過，那一來，他太丟人，在江湖上再不能充好漢了……唔，許是……好幾條人影，許是來了吧！你在這裏別動，我迎上去瞧瞧！」雙足一錯，腰一伏，立刻一條線似的撲向人影那邊。

李映霞十分驚懼的順方向一看，果有人影奔來。慌忙站起來，叫道：「青姐姐，你別走！」伸手一抓，沒有抓着人，自己坐在地上了。她此刻心中深悔，不該答應蒞場目睹仇人受誅，宛如置身戰場。現在她沒法可想，哀哀的嘆了一口氣，恨不能立刻學會劍術，足以自衛，便不致遭這柳姑娘的蔑視了。

第三章 決鬥示武

這時候，人影奔馳，其來甚速。一到曠野，便分明看出，一共兩撥。這一撥大概是

鐵蓮子和楊華、鄭捷一馬兩步。又一撥自然是賀玉虎了，竟不知是何時從何處，招來四個同黨，都是夜行人，沒有坐騎。却在這兩撥以外，另在月影渺茫下，在荒林的那邊，影影綽綽的，還有一團人影閃動。

原來鐵蓮子剛迎到鎮甸口，便遇上玉旛杆楊華，白鶴鄭捷疾馳而來。報道是：擎天玉虎賀錦濤很夠人物，很有兩手，他不但不會打點偷跑，而且悄沒聲的邀來了大援。現在他的援兵已到，已經全換好衣裝，帶好兵刃離店，這就前來踐約。說話時，賀玉虎和那四個援兵，已然順鎮甸撲出來了，老遠的打胡哨，向鐵蓮子遞話：「老前輩，我在下準時踐約，請在郊外『以武會友』，各遵江湖道正規，勿得潛施暗算！」

鐵蓮子也有幾分詫異，只遙遙的答應了一個「好」字，立即飛馬重奔荒郊。轉瞬之間，雙方的人到齊，頓時劍拔弩張，就要動手。李映霞還遠叫了一聲：「義父！」柳葉青已然拋下李映霞，趕到鬥場，在林邊只賸下李映霞一人。這時候林中如有埋伏，李映霞便又成了籠中鳥。李映霞很機警，又叫了一聲：「義父！您到這邊來！」鐵蓮子頓時一驚，申斥柳葉青不該疏忽。柳葉青定要臨敵，不肯護人，鐵蓮子急催白鶴鄭捷，過去保護李映霞。鄭捷還在遲延，鐵蓮子怒喝了一聲：「甚麼事，還避嫌？」鄭捷這才提劍奔過去，立在李映霞身旁。

鐵蓮子便率女婿玉旛杆楊華，女兒柳葉青，一把雁翎刀，一柄豹尾鞭，一柄寒光劍，跟賀玉虎及其同伴共五個人，面面相對。

鐵蓮子柳兆鴻打量來人，擎天玉虎賀錦濤抱一對鈎刀，爲首相對。在他身旁，有一個四十五六歲半老英雄，身矮體瘦，使一口潑風刀，肩頭斜佩飛錐鏢，目灼灼放光，頗似內功精強。這人是賀玉虎同門的師叔，是個獨行盜俠，名叫飛猴陳海揚。另外三個人，却是淮西有名三劇盜的兩位，汪寶祥和袁士禎，他們是拜盟弟兄，全跟賀玉虎有着生死患難的交情。（還有一個名叫周士祿，此刻沒有到場。）另外一位，便是那七手施耀宗；在紅花埠打劫時，也有他出場。

雙方各相對手，覷面答話。鐵蓮子看了看對方五個人，說道：「賀朋友言而有信，不但踐約，還邀來了許多朋友。我們還要說兩句呢，還是手底下見明白？」

淮西三盜汪寶祥，袁士禎發話道：「這有甚麼說的？你這位朋友是替別人找場，我們哥們也是爲朋友幫場，我們誰也不必嘮叨，我們是兵刃上領教好了！」好像淮西三劇盜並不曉得鐵蓮子的聲名似的。柳葉青氣不過，抗聲道：「動手很容易，我父女會的是成名英雄，江湖上無名下輩，我們犯不上鬥他。你朋友口氣好直梗，請你報個萬兒來。」

淮西三盜叫道：「你這位女朋友，口氣也很不小，我先請教請教你的字號！」

江東女俠柳葉青冷笑道：「你問我嗎？我區區倒也有着小小一點名望，我便是江東……」

那個瘦矮使刀的老者，屹立無言，此時猝然說：「我知道；姑娘，你就是江東女俠

柳葉青，這一位一定是兩湖大俠鐵蓮子柳老英雄，可對嗎？」

鐵蓮子振吭道：「不錯，朋友你好眼力。聽你的口音，看你的兵刃，衝着你跟賀朋友的交情，你閣下想必是漢川飛猴陳海揚陳君了？」

陳海揚還沒答話，淮西三盜駭然一震，急急回顧賀玉虎，賀玉虎微微冷笑。原來他剛才只是倉卒邀助，沒有提名道姓。汪寶祥和袁士禎驟聞鐵蓮子的聲名，不禁暗暗吃驚，意思之間，怨恨玉虎不該隱瞞對頭名姓。

瘦矮老人倒漫不經意的說：「柳老兄也還曉得賤名，我在下不勝榮幸！」

鐵蓮子道：「人的名兒，樹的影兒，漢川飛猴陳，誰不曉得？」

陳海揚笑道：「豈敢，豈敢！兩湖鐵蓮子的大名，更是遐邇皆聞，不期今日，得在此地相逢。剛才我這師侄賀錦濤，飛書告急，言說武林中有位名家，要跟俺今夜相會，交代過場；他自知不敵，又不肯退避，故此邀我來講情。柳老兄，我們全不是江湖上無名之輩，不知你老兄爲了何人，爲了何事，要找敝師侄說話。我並不清楚其中的情節，也不曉得這道樑子大多多長，我要質問一聲，不知能夠擺講茶不能？」

鐵蓮子把話聲一正道：「事情其實也無所謂大小，既有你老哥出頭，本當從命擺茶，無奈此事血淋淋的並不乾淨，內中關連着舍親全家的性命，和一個女孩子的貞節。難道老兄出場，沒把是非曲直先打聽明白嗎？」

陳海揚道：「我也只剛才忽忽問了幾句，聽說是仇殺案件。我們江湖上人物，講究

的是借交報仇，全憑刀尖子定曲直，情理也很難死鑿。現在我請問一句，柳老兄台可肯賞臉嗎？可肯擺出一條道來嗎？」

柳老笑道：「對不起，只能承教，不便承情。」飛猴陳海揚道：「好！既然如此，我們一定要獻醜了！」

這時候，玉旛杆楊華眼見這個瘦矮老人，向柳老徐徐攸闊，似乎柳老也很尊重瘦老人似的，忙低低詢問愛妻：「這個傢伙是怎麼一個人物？」柳葉青說：「你聽着，先別問！」又道：「這傢伙是兩湖很有名的飛行獨脚大盜，跟我爹爹有過交道的，想不到他會是賀玉虎的師叔。」楊華道：「他是個勁敵嗎？」柳葉青道：「他的輕功非常高超，他的刀拐也很精熟，實在是個棘手人物。」

當下，陳海揚向柳老說：「既然要見真章，我們老弟兄稍稍靠後，先教他們小哥們上場……玉虎是你先上，還是你的朋友先上？」淮西三劇盜的汪寶祥說道：「我在下才，受友情邀，前來獻拙，我們弟兄還有別的事，不能久等，我請先開頭陣。」

這淮西汪寶祥話剛講完，立刻回手拔刀，跳到鬥場當中。向鐵蓮子一躬到地道：「柳老英雄，在下慕名已久，今日幸會。我在下姓汪名寶祥，和你老素無恩怨，這不過是受友情託，前來捧場。請你老隨便派一位朋友前來賞招。好在話已表明，本無恩怨，以武會友，彼此點到而止，都是爲了朋友。」說着話，抱刀側立，等候對手上招。

飛猴陳海揚聞言怫然，冷笑了幾聲，向賀玉虎發話道：「你還不謝謝你的好朋友！」

賀玉虎瞪視着淮西二盜，厲聲說道：「我謝謝二位好朋友捧場。」

鐵蓮子柳兆鴻自然也聽出來了，淮西二盜分明是既幫拳，又怯敵。柳老他就笑了一聲道：「汪朋友意思，我明白了，我們本來是各不相擾的。還有這一位，意思怎麼樣？」袁士禎答道：「我們是一盟弟兄，汪大哥的話，就是我肚裏要說的話。」

鐵蓮子道：「很好，既然二位還有別的事，我教他們趕快來領教！」向玉簾杆楊華，柳葉青一揚手，楊華夫婦雙雙跳過來。柳老說道：「你們聽明白了，這兩位可是朋友！」楊柳齊應道：「曉得！」一個使鞭，一個使劍，立刻和汪寶祥、袁士禎捉對兒鬥起來。

汪寶祥使的是一口折鐵刀，功夫很純，和玉簾杆楊華相敵；彼此估量了對手，說一聲：「請！」汪寶祥虛幌一刀，照楊華砍來，招術穩而不快。玉簾杆楊華側身一讓，揚鞭還招，『撲頭蓋頂』，喝一聲：「打！」照汪寶祥打過去。汪寶祥霍地往旁一閃，就此還刀。兩個人一來一往，比鬥起來。玉簾杆楊華鞭沉力猛，但招術不甚精熟，全靠身長力大，佔了先着。汪寶祥的刀不敢硬碰楊華的豹尾鞭，一味展開迅快的刀法，乘虛搗暇；眨眼間，打了十來個照面。

那一邊袁士禎是個身高力猛的漢子，使一對青銅鑼，恰好遇上了劍法輕靈的柳葉青。袁士禎雙鑼錯舉，說道：「女英雄請快發招！」柳葉青道：「你只管發招。」側身拔劍，亮出那碧瑩瑩，一汪水似的青鏽寒光寶劍來。袁士禎道：「有僮了！」跳上一

步，雙鐮一擺，刷的橫掃過來。柳葉青往旁略閃，劍訣一領，刷的一劍，往敵人上盤一幌；突然一收，奔袁士禎軟肋點去。袁士禎一看，退後一步閃開，掄鐮又上，照柳葉青的劍刃砸去。袁士禎大概不甚識貨，不知寒光劍的來歷，雖然久聞江東女俠的大名，只知她手疾招快，以劍法迅捷成名，並不知道她現在得着這口寶劍。心想：「女俠的成名，必非倖致，女子的功夫定然是以巧降力；我現在應該跟她力戰。」意念一起，身手并不稍緩，右手銅鐮砸劍，左手銅鐮『葉底偷桃』遞出去。柳葉青微微一笑，把劍一撤，未教敵人右手銅鐮砸着；換手一劍，緊貼着袁士禎左手鐮進招，刷的疾如電火，猛來截斬敵人的左腕。袁士禎吃了一驚，『果然名不虛傳，果然女子招術緊快。』忙往回抽腕，將左手鐮一轉，往外盪去；右手鐮掄起來，照柳葉青持劍的手臂猛打下去。柳葉青不閃不退，并不救招；却將劍訣一指，寒光劍突然冒險進攻，上刺敵人的咽喉。這一招既狠且疾，恍如拚命；袁士禎嚇了一跳，火速的往後一竄，退出去一丈多遠，這才躲開了寒光劍致命的一刺。不由側身橫鐮，凝眸打量柳葉青：這個女子好狠的劍招啊！她胆敢以攻爲守，真真了不得！

柳葉青見敵人驟退，嬌叱一聲道：「別走！」一個箭步起去，身如飛鳥，劍如靈蛇，一躍丈餘，很快的突擊上來；袁士禎急急的又鐮招架，往來六七回合，柳葉青施展開連環招，嗖嗖嗖，一連三劍；袁士禎揮鐮急擋，鏗的一聲嘯響，激起火花。袁士禎慌忙往外一跳，柳葉青也慌忙往外一跳。袁士禎就月影下一看，左手銅鐮被削破很大的一

個缺口。柳葉青驗看寒光劍，居然紋封未動，果然是切金斷玉好寶劍。於是柳葉青很得意的張眸一看敵人，喝道：「朋友，再來來！」劍訣一指，奮身挺劍，迅捷如風，又撲上來。袁士禎忙叫道：「女英雄，力猛劍快，我自知不敵，甘拜下風！」柳葉青道：「那裏的話，不要客氣，接招！」碧瑩瑩的寒光劍連肩帶臂，又斜削過來。袁士禎只得提鋼招架，已領略了寒光劍的鋒銳，小心在意應付。且鬥且看夥伴汪寶祥。柳葉青也是一面打，一面看丈夫楊華。

玉簾杆楊華和汪寶祥已鬥過二十餘回合。楊華的鞭法，鬥不過汪寶祥的折鐵刀；一個敗勢，往外竄退，打算捨短用長，施展他的連珠彈法。汪寶祥釘得很緊，玉簾杆楊華似乎退不出來。柳葉青偷眼瞥見，心中着急；不由又嬌叱一聲，運用青萍劍術，跟袁士禎狠鬥起來。一快降十力，一招緊似一招，突然的施展了一招『反臂刺扎』，照袁士禎攻去。袁士禎倉卒不及退躲，又橫鋼一擋；鐸的一聲響，又激起火花。袁士禎覺得自己的青銅鋼又被削壞了一處，趕快的往外撤身，已然來不及。柳葉青趁他心慌意亂，『撥草尋蛇』，緊追敵踪，一劍掃下去。袁士禎回手發鋼，喝一聲：「打！」也想敗中取勝，冒險反攻。不料柳葉青有名的手快，喝聲：「呀，呔！」寒光劍已刺向袁士禎的左脇。袁士禎努力往外掙，嗤的一下，大腿被劃破一條，濕淋淋的流出血來。柳葉青又復一劍，袁士禎已然連竄出兩三丈以外，說道：「領教，領教！姓袁的認輸了，女英雄改日再會！喂，祥大哥，我掛采了！賀仁兄，對不起，我弟兄不給你做臉！」急忙口打胡

哨，很快的退下去了。柳葉青不會追趕，袁士禎旋即止步，自己給自己裏傷。

這時候，汪寶祥力戰玉旛杆楊華，眼看搶了上風；那鐵蓮子柳兆鴻正捏着一把汗。不料愛女已先得勝。汪寶祥聽見盟弟的呼聲，便不肯戀戰，向楊華虛展一招，抽身而退。却才退出三四丈遠，回身叫道：「賀仁兄，我弟兄不能給好朋友拔關，自覺丟人，我們再見吧。這位楊朋友，我們有機會再會，我自信我還沒有輸招，可是我不能不讓步了。柳老前輩，你是明人，我們告辭了！」

鐵蓮子柳兆鴻呼了一聲道：「汪朋友，我這裏很承情。袁朋友，我也謝謝你相讓。」在柳老說這場面話時，淮西二盜袁士禎和汪寶祥已然合在一起，如飛的走了。

玉旛杆楊華未能用其所長，氣得直喘粗氣。柳葉青雖然勝了敵人，可也喘吁吁，自覺不支。鐵蓮子道：「你們退下來吧，還是我老頭子跟飛猴陳五爺比劃比劃，不過賀朋友你，可不要走掉。」又瞥了七手施耀宗一眼道：「這位朋友，我還沒有請教……」七手施耀宗身軀動了一動，正要答言，玉旛杆已然認出來了，大聲道：「這一位也是紅花埠打劫官眷的朋友，我還記得他。」七手施耀宗冷笑道：「不錯，我也認得閣下。」鐵蓮子道：「那很好了，索性我們一塊兒領教。」飛猴陳海揚忙道：「不然，不然，這不能一概而論，還是我在下先跟柳老英雄接招。」且說且邁步，緩緩走到鐵蓮子面前，側身抱拳而立。鐵蓮子吭聲發話：「青兒，仲英，你們看住了這兩位朋友，我先跟陳五爺過招。」轉面道：「陳五爺，我們是試拳腳，還是試兵刃？」飛猴陳海揚略一尋思道：

「還是兵刃痛快。」一回手，便掣出背後插的兵刃來。鐵蓮子柳兆鴻也就拔出那把雁翎刀。

兩位年老的英雄抵面相對，各向自己人一揮手，命他們後退，閃開了場子。擎天玉虎賀錦濤，抱着那一對鈎刀，和七手施耀宗並肩而立，緊盯着柳老翁婿父女；玉簾杆楊華，柳葉青夫婦，就緊盯着賀玉虎跟七手施耀宗。當下，陳海揚和鐵蓮子同時說了一聲：「請！」各往前探一步，利刃一揮，很迅速的開了招。陳海揚的潑風刀，照鐵蓮子面門虛點了一點，不等對手招架，刷地掣回來，刀鋒隨身勢猛進一步，喝道：「看招！」斜切藕式，照鐵蓮子肩頭劈下。鐵蓮子柳兆鴻長鬚飄飄，持刀凝立，雙眸閃閃發光，身軀紋封不動；直等到敵人刀鋒砍到，距肩頭不及半尺，這才刷的一側身軀，便將刀鋒一掉，照陳海揚的刀硬削上去。力猛招快，彷彿挾着一股寒風。

飛猴陳海揚似乎深知鐵蓮子的刀法，專好硬碰硬。便將潑風刀收回，微退半步，才待掄刀再攻；鐵蓮子却身軀不動，猿臂一伸，刀花盤空一繞，陡照敵人右肩砍去。恰好陳海揚攻勢發動，潑風刀當心刺來；被鐵蓮子迎個正着，嗆啞的一聲嘯響，刀刃削着刀，激起火花。大概是鐵蓮子的雁翎刀刀尖削着飛刀陳海揚的刀吞口處，飛猴陳海揚霍地往外一躍，虎口險被震開，幾幾乎把握不住刀柄。

但是陳海揚夙知鐵蓮子武功造詣的，雖然無形中輸了這一招，他的手眼身法步法未亂；料知敵手一招爭先，勢必趁機追擊。他立刻把精神一提，橫刀封閉門戶。不料鐵蓮

子柳兆鴻並未追來，提着雁翎刀，巍然不動，反面微微一笑道：「陳五爺這一招不算，再來。」

賀玉虎和七手施耀宗在旁看得明白，全都替陳海揚暗捏一把汗。楊華和柳葉青連稱可惜，以為再追一刀，就好了。

飛猴陳海揚耳根覺得發燒，一聲不言語。見鐵蓮子不往上攻，他便一按刀背，趕上一步，說道：「柳老英雄果然高明，請看這一招！」霍地一躡，「力劈華山」，人和刀齊落，照鐵蓮子頂門猛劈下去。他以為鐵蓮子決不敢硬架。鐵蓮子哼了一聲，將力氣一運；「橫上鐵門門」，待得陳海揚刀到頂門不及一尺，舌綻春雷，喝一聲：「呔！」用十成力，猛往上磕去。居然又是硬砍硬架，其快如風。

陳海揚吃了一驚，急急的抽刀收招，已然不及。只聽得又嗆啞的一聲嘯響，激起更大的火花，手中刀險些脫手而飛。鐵蓮子的雁翎刀中鋒，整迎上他的潑風刀刀尖。陳海揚又覺得虎口一麻，惟恐對手趕招，他就不管不顧的收轉刀，又發出刀，刷的照鐵蓮子右腕斬來，這一招是以攻為守。但在同時鐵蓮子雁翎刀一擺，疾如電火，也照陳海揚右腕斬來。却是鐵蓮子力足手快，竟早一步點到；陳海揚慌忙的掣腕救招，雙足一點地，刷地跳到圈外去。

這一回鐵蓮子一聲長笑，依然收刀未追。

飛猴陳海揚直躡出兩丈以外，方才借月光驗看自己的刀鋒，刀鋒上竟被鐵蓮子的雁

翎刀削得捲了刃。

賀玉虎，七手施耀宗一齊出了聲：「你老人家還不捨短用長？」

玉旌杆楊華也在旁出了聲：「師傅，手下不要留情了，你老看看天色！」

柳葉青也叫道：「爹爹，是朋友，讓三招就可以了；不是朋友，更不能老讓呀。……你老還要小心人家的暗器呀。」

鐵蓮子不答，只向愛女愛婿一揮手。

飛猴陳海揚這時自覺難堪，心知不敵；可是就這樣認輸，情仍不甘。口中說道：「柳老英雄不愧是江湖上知名人物，刀法實在是又精熟，又堅強，我姓陳的十分心折。但是，我還要向你討臉，我們再走兩招；我還有一兩件暗器，一發請教。」

鐵蓮子柳兆鴻笑道：「請聽尊便，不過請你看看時候，我們還是點到為止的好。你一定要幹到底，那也說不得，我柳某可要認真獻拙了。」

兩人全都仰面看了看天色。飛猴陳海揚向賀玉虎說了幾句黑話；賀玉虎抖擻精神，拖刀等候決鬥的終局，却已曉得前途不利了。七手施耀宗也暗暗備好了他的飛叉。柳葉青見狀，悄將楊華捏了一把。玉旌杆楊華點頭會意，也將自己的連珠彈預備好了；夫妻倆雙雙監視着賀施二寇；恐怕他們逃跑，更怕他們潛施暗算。這時候白鶴鄭捷引着李映霞，遠遠的湊過來了。

飛猴陳海揚把手中潑風刀一揮，說：「柳老看招！」忽地拔身一躍，捷如飛鳥，照

鐵蓮子猛撲過來；展開了他的六合刀法，翻翻滾滾，狼門鐵蓮子的雁翎刀。鐵蓮子依然凝立如山，一任對手條前條後，仍自以逸待勞，以力破巧。這一番決鬥，陳海揚施展出渾身解數，一口氣攻上二十多招；鐵蓮子不慌不忙，也攻也守，轉眼間，連破了陳海揚兩三次險招。陳海揚不由激怒，進招愈猛。鐵蓮子看出對手伎倆漸窮，行將發放飛錐。便將雁翎刀一提，先吆喝一句：「陳朋友，我可要獻拙了！」陡然將身法一變，改凝重爲迅捷；雁翎刀頓時泛成一團銀光，反把飛猴陳海揚逼住。陳海揚連攻數次，全未遞進招去；咬牙切齒，又對付了十數個照面，便揮刀一個敗勢，往圈外跳去。鐵蓮子追了兩步，陳海揚果然將滾風刀交到左手，右手一探囊內，摸出三柄飛錐。騰地一翻身，就要往外打。

這時節，兩人一疾退，一個緩追，相隔已有三丈多遠。鐵蓮子深知敵人將發暗器，却昂然不懼，故意的往前一躡。陳海揚頓時喝了一聲：「看飛錐！」刷地一道白光發出。不知他怎麼一來，三柄跟斗飛錐，只借這一舉手之勞，居然同時發出，却分爲左中右三面，錐與錐相隔不及半尺，平列成川字形，很兇猛的掠向鐵蓮子胸前。在場兩邊的人都直了眼盯着，月影朦朧中，只聽錚錚的一聲響；鐵蓮子柳兆鴻微微一挫身，雁翎刀一轉，三柄飛錐刷地全打飛回去。兩邊的人竟全沒看清飛錐如何的打出，又如何的打回。直等到三柄飛錐全落下來，兩柄直插到草地上，一柄斜打到大路邊，衆人方才看清。賀玉虎直了眼，倒吸一口涼氣。七手施耀宗也是使暗器的，不禁失聲喝采。

可是就在這采聲搖曳裏，飛猴陳海揚早又身軀一撲一翻，往前迫近數尺；左手握刀護住面門，右手緊貼左肋，往外一抖。刷刷的一聲輕響，月影裏又有三柄跟斗飛錐打出來；分爲品字形，三柄飛錐一柄奔面門，兩柄奔兩肋，同時照鐵蓮子打到。

這一回距離得更近，出手更快，情勢當然更險。陳海揚咬牙喝一聲：「着！」叮噠的連聲三響，耳聽鐵蓮子一聲長笑；眼看鐵蓮子橫提雁翎刀，迎着飛錐一躍。突然的一斜身，刀光一掠而過，三柄飛錐直被反擊向天空，弧形似的高高的，遠遠的拋落在鬥場之外。就在這陳海揚探身揚手，連發暗器，鐵蓮子單臂揮刀，格打暗器的一剎那，兩人已然愈迫愈近，抵面不足一丈了。飛猴陳海揚怪吼一聲，俯身扭腰，把手往下一挺，立刻又有三柄飛錐，『柳條貫魚』式，刷地照鐵蓮子下盤打來。不等飛錐抵及敵身，陳海揚如電光石火一般，早將左手刀換交右手；右手掄刀，隨飛錐揉進，撩陰，斷股，惡狠狠的猛攻過來。

鐵蓮子柳兆鴻久經大敵，沉機應變；當敵手第三次飛錐才待出手，便迅雷不及掩耳的快手法，長嘯一聲，『一鶴冲天』，掠空一躍。手中雁翎刀不等雙足落地，早已『泰山壓頂』，照陳海揚劈去。陳海揚的第七，第八，第九柄飛錐貼地捲來，全都落空。陳的潑風刀剛剛發出，忽見鐵蓮子騰身掄刀而起，已有一股銳風撲到自己頭頂。陳海揚大吃一驚，再也顧不得進刀斜砍敵股，且先護頭保命。無如敵人這一刀飛躍下擊，力量過大，既不好招架；相迫過近，又不易躲閃。這時候兩個人相距更不及三尺，鐵蓮子的威

勢震懾了陳海揚；陳海揚遇此險招，頓然氣懾勢餒。慌不迭的回刀上架，橫身往外一跳。咕登一聲大響，鐵蓮子似已料到他這一逃，把雁翎刀一掃一封，鎮住了陳海揚的潑風刀。身形急進，只一腿，踢中了陳海揚的大膀，陳海揚猝然栽倒。

楊柳夫妻譁然大笑。

賀玉虎，施耀宗駭然驚擾。

陡然聽鐵蓮子喝一聲：「呔，好賊！」

飛猴陳海揚人雖倒地，手中刀未失，暗器囊中還有三柄飛錐。他就陡然滾身，「燕青十八翻」『鯉魚打挺』，身形跳起來。回頭望月，把刀交在左手一掃，伸右手囊中取物；把最後第十，第十一，第十二柄飛錐，三點水形，照鐵蓮子狠打出去，一柄錐奔上盤，一柄錐奔下盤，末後一柄錐奔中盤，直打敵人心窩。這三錐挨得近，對得準，打得狠而穩，飛猴陳海揚無論如何，要挽回自己的體面。

那知鐵蓮子一世威名，煞非易與，一面牽住力絀技窮之敵，一面旁防觀陣伺隙之賊。一雙眸子炯炯的盯定陳海揚的手，和眼。只見陳的手往豹皮囊中又一摸，倏往外一揚，頓時發出了寒光銳風；鐵蓮子霍地一閃身，揮手往外一盪。

就在這一剎那，三柄飛錐剛剛盪開了一柄；那一邊，擎天玉虎賀錦濤氣急敗壞，七手施耀宗目瞪口呆，兩個人不約而同，飛身來救，各將暗器偷偷取出，快快的打出去。

擎天玉虎兩次揚手，打出兩枝鏢。

七手施耀宗只一揮手，連打出兩枝。又。

兩鏢兩叉全奔鐵蓮子要害打去。頓時聽見兩聲銳呼，玉簷杆楊華早已摘弓取彈，展開了連珠彈法，吧吧吧，亂打賀玉虎，和施耀宗。柳葉青父女情切，更是先揚手，發出數粒鐵蓮子，然後青鏢寒光劍碧熒熒的光華映月一閃，早已右臂揮起，飛身一掠，直奔飛猴陳海揚，又折奔賀玉虎，大罵着砍去。

雙方眼看要激成混戰。……

這時候淮西三盜的兩盜，一戰而敗，怯敵先走。白鶴鄭捷持刀依林，佑護着李映霞姑娘，遙觀鬥場，躍躍欲動。終於掩護着李映霞，犯險尋聲，一步步找了過來。

鐵蓮子柳兆鴻以一口刀，鬥敗了飛猴陳海揚的錐刀。又遭陳海揚，賀玉虎，施耀宗三個劇賊的飛錐，飛鏢，飛叉的攢擊，却一下也沒有打着，全被他展開迅疾的身法，刀法，磕，打，閃，接，一一破開。在狂笑聲裏，橫刀逼住了陳海揚，一手捏着接來的一枝鏢，一口飛叉，向飛猴陳發話道：「陳朋友，承讓，承讓，你們這師姪可不大漂亮！」飛猴陳海揚十二柄飛錐未能取勝，反挨了柳老一脚，愧忿已極。閃身跳出圈外，頓足認輸，向鐵蓮子遞話：「柳老英雄實在高明，我在下……」

陳海揚的場面交待話，沒有說完，賀玉虎，施耀宗先發過一陣暗器，後又一齊撲上來拚命。鐵蓮子指揮若定，早有一塔一女抵住了賀施二人。他自己恍若退身局外，一手橫刀，一手捋鬚，雙目瞪着陳海揚，看他怎樣下場。

鐵蓮子道：「陳朋友，怎麼樣？還有什麼招數賜教？」

飛猴陳海揚道：「柳老英雄空手入白刃的功夫，果然名不虛傳，我在下甘拜下風；我說喂，玉虎，你——」他的意思要教賀玉虎認敗。他也以為賀施的驟施暗算，有損他的威名。可是若教賀玉虎認敗，便是投降，投降便是納命受死。自己堂堂的一個人物，不能援救師姪於危，反而助陣慘敗，催逼師姪獻頭於仇家，也太覺難以爲人。飛猴陳海揚喘吁吁心亂如麻，束手無措；有意勸賀玉虎橫刀自刎，只是張口結舌，吞吐說不出。賀玉虎此時正與楊柳夫婦，亂罵亂打；分明是要無賴，智窮力絀，寧肯鬥死，也不甘心慷慨認敗，授命自戕。

陳海揚正自着急，恐說出見危授命的話來，橫遭師姪的峻拒，彼此更形丟醜，且爲門戶之羞。又要向柳老求情，此刻服輸，請再改期決鬥；可又分明料到話一說出，勢必見拒，反招來柳老的奚落。飛猴陳頓時窘得面紅氣沮，眼看着賀施二人和楊柳苦鬥，不能阻撓，不能參加，對面又站着鐵蓮子柳兆鴻，提刀凝眸，監視自己。一剎時雖然沉默無聲，月影下，似乎柳老面透訕笑之意。

飛猴陳彷徨四顧，厲聲叫了一聲：「玉虎！我們已然落敗，你這師叔自恨無能，不能掩護你。你這師叔，也不能恬不知恥，再幫你發賴。你的事，你自己『了』好了，我去也！鐵蓮子柳老英雄，我飛猴陳久涉江湖，不意今日敗在名家之手，我若不死，再圖後報！再見了，再見了！」把手中兵刃往地上一投，長歎一聲，轉身就走。

飛猴陳海揚這番結局，大出賀玉虎的意外，却落在鐵蓮子意料之中。鐵蓮子立刻抗聲說道：「陳朋友請留步，陳朋友請留步！」

飛猴陳海揚微微回頭，倏然變色道：「柳老英雄莫非還要趕盡殺絕？」

鐵蓮子也投刀於地，攔住了飛猴陳海揚，說道：「陳朋友，請不要如此。陳朋友的英雄氣概，我在下不勝欽佩，你的兵刃請你帶走。青山綠水，相見有日。」陳飛猴煞難爲情，眼看着鐵蓮子，苦笑了一聲，拾起了兵刃。雙方各一拱手：「再見，再見！」聲中，二仇訣別。飛猴陳海揚臨行時，偷看了賀玉虎一眼，搖一搖頭，如飛的退入荒郊右邊的叢林中了。

這時節，七毛施耀宗，玉虎賀錦濤，被玉旛杆楊華，江東女俠柳葉青，一個飛彈遠攻，一個利劍近取，打的不得開交。兩人很費力的支持了一陣，很快的閃身要跑，却又很快的被楊柳二人釘住。賀玉虎已瞥見師叔陳海揚棄刀欲逃，並已聽出師叔飛猴陳向柳老交待的話。賀玉虎方寸大亂，向楊柳夫婦狠罵一句，向施耀宗低喊一聲，立即躲着楊華的連珠彈，專向柳葉青雙雙撲去。兩個人猛搏柳葉青一個人，準備以攻爲退。

柳葉青只憑那口寒光寶劍，便可以打敗二盜。無奈她自己懷孕，體氣已難持久。寶劍縱然能削敵刃，却被敵人看破；賀施二人全都躲着她的劍，只乘虛疾攻，設法纏繞柳葉青，不肯硬碰硬架。只鬥了幾個回合，柳葉青便即大怒；喝一聲，展開了青萍劍法，認準賀玉虎，連下辣手。把七毛施耀宗稍稍放鬆，一面向丈夫楊華招呼，催他飛彈助

陣，先打倒施耀宗，玉旛杆楊華握彈開弓，覷準敵人下三路，上三路，兵兵兵，不時急襲。只是賀玉虎，施耀宗全都領略過他的彈法，一面和柳葉青搏鬥，一面身形繞轉，只圍着柳葉青亂竄；教楊華投鼠忌器，不敢放手開弓。賀施二人跳來跳去，東攻一下，西攻一下；既躲避飛彈，又躲避寶劍，不大工夫，連逢險招，深感吃力。兩個人情知不利，潛相關照，且鬥且退，似要撲奔樹林邊。

他們是要穿林而逃。可是這時候，白鶴鄭捷保着李映霞，恰已來到鬥場之旁。

鐵蓮子柳兆鴻逼走了飛猴陳，眼看一堵一女邀鬥賀施，竟連戰二三十回合，未能取勝，不禁憤怒。有心過去動手，又覺自己是成名英雄，不便以衆欺寡。正自猶疑，忽聽柳葉青一聲嬌叱道：「好賊！」七手施耀宗被柳葉青一劍削去，閃身急敗，回手發出一口飛叉。柳葉青橫劍一磕，不料叉來太猛，劍削又急，竟將飛叉劈爲兩片；斷叉一爆之力，幾乎傷了柳葉青的臉。柳葉青大怒，厲聲叫：「仲英，還不把那賊摺倒下，這個賊交給我爹爹，快快擋住這賊，不要聽他跑了。」柳葉青的意思，是教楊華速用連珠彈，把禍首賀玉虎釘住打倒。楊華錯會了意，見二賊攢攻自己的愛妻，岳父偏又保持身份，不肯助戰，他便不由心中焦灼。柳葉青一呼，他竟噉應了一聲，收弓掄鞭上前，扼住了賀玉虎的退路，兩個人立刻又交手。

這一來，玉旛杆楊華又是捨長用短。賀玉虎擺動一對鉤刀，奔玉旛杆楊華猛撲。楊華揮豹尾鞭急打；賀玉虎左手刀虛幌，刷地往外一封，右手刀劈空一蓋，似照豹尾鞭磕

下去；却一收一發，突然照楊華肩頭擲來。玉旛杆楊華的豹尾鞭被賀玉虎左手刀封在懷外，右手刀竟被攻入。玉旛杆楊華趕緊的往後一退，抽出鞭來，照賀玉虎的右手刀狠砸。賀玉虎猝然間往圈外一跳，口發胡哨，箭似的搶奔荒林。他居然做到：「以攻爲退」。

鐵蓮子旁觀大怒，厲聲喝道：「好賊，還不受死！」刷地一揚手，一粒鐵蓮子掠空打去。賀玉虎頓覺銳風破空而響，慌忙側身橫閃，雙刀往外一掄。鐵蓮子柳兆鴻騰身飛躍，剪住了賀玉虎的逃路。就在同時，白鶴鄭捷也大叫一聲：「師叔不要慌！」丟下李映霞，挺劍飛身前來援應。

那一邊，七手施耀宗續發了兩口飛叉，全被柳葉青讓開，立刻激起柳葉青的忿怒。一鼓作氣，揮劍急上，刷刷刷，連環招一連三劍，把個七手施耀宗砍得手忙腳亂。一招閃失，柳葉青的寒光劍，碧熒熒精光閃動，對準施耀宗，一抹地刺到胸前。施耀宗急閃不及，百忙中，揮刀往外一架。噹啷的一聲響，柳葉青叱道：「教你跑！」跟手又一劍，奔下盤截來。七手施耀宗拚命封刀後躍，直躡出二三丈外，倏倏逃出劍下；却是手中的鋼刀，竟被寒光劍削去一段。失聲驚叫：「不好！」翻身急逃，柳葉青揮劍急追。鐵蓮子又一眼瞥見，冷笑道：「哈哈，你也別跑了！」把手一揚，又一粒鐵蓮子，遠遠打到施耀宗面門。施耀宗扭臉急躲；不料這鐵蓮子也是連珠打法，一揚手便是三粒；施耀宗躲開兩粒，有一粒打在耳輪上，竟穿耳而過，一陣劇痛，血流及肩。施耀宗

伸手一摸，撥頭又跑；柳葉青的寒光劍跟踪趕到，刷地砍下來。

鐵蓮子喝道：「留活口！」喊晚了一步，七手施耀宗撲地栽倒。柳葉青這第一劍，首先刺中敵肩，第二劍一抽一送，剛剛下砍，聞呼略停。七手施耀宗忽地滾身跳起來，揚手一叉，照柳葉青打去。相隔太近，來勢急驟，柳葉青險些失招；忙施「鐵板橋」的功夫，單足着地，將身一仰，僅得躲開，飛叉掠身而過，柳葉青吃了一驚。七手施耀宗趁此一緩，不敢進攻，抽冷轉身，忍痛奪路，拚命逃走。——恰從玉旛杆楊華背後竄過，鐵蓮子又喊了一聲；玉旛杆回身一彈打去，沒有打中。施耀宗肩背後血淋淋的，落荒狂奔，玉旛杆楊華大呼追去。柳葉青叫道：「你別追！」已然追下去了。柳葉青忙回身叫道：「爹爹，你瞧他！」鐵蓮子道：「我瞧着呢，不要緊，我把狗賊拾回來，你在這裏盯着這一個正點子。」說時如飛的去了。

這裏只賸下賀玉虎，如被困負隅的野獸，楊華剛退去，柳葉青已堵上來；白鶴鄭捷更先一步攔路掄劍，邀截過來。賀玉虎雙目如燈，一腔急火，自知勢危；掄雙刀張牙舞爪的亂闖。白鶴鄭捷劍訣一指，喝道：「姓賀的，認輸罷，你的報應到了！」賀玉虎怪吼道：「放狗屁，太爺臨死，也不能教你們好好的受用！」話未畢，鄭捷一劍劈到。賀玉虎將鉤刀一封一展，猛向鄭捷的劍鋒上砸去。鄭捷慌忙抽劍微退，罵道：「好賊，拚命也不成！」賀玉虎猖獗的罵道：「就是拚命！」刀隨手進，猛衝鄭捷。鄭捷急急招架，賀玉虎抹轉身，突又往旁逃竄。柳葉青喝道：「不許你走！」跨步一擋，寒光劍青

光一掠，照賀玉虎的右手鈎刀削去。賀玉虎已認清這把寶劍，急忙往回撤招。柳葉青翻手一劍，青光閃繞，順勢迫上，斜向賀玉虎頭頂抹去。

賀玉虎滿頭大汗，慌忙封刀退後一步；情不自禁，雙刀往外鈎掛。柳葉青順手又一翻，劍刃一找刀鋒，用力猛切。噲啞一聲，賀玉虎的一口刀被削去了一個鈎。賀玉虎失聲一哼，柳葉青跟招趕招，刷地又一劍，奔賀玉虎臂腕上點去。賀玉虎看着這口寶劍，再不敢招架；急急的一閃，厲聲怪叫：「呀，呔！」雙刀錯舉，猛然往前急衝，柳葉青罵道：「好小子！」這一招只可欺迫別人，却不能向持有寶劍的江東女俠施展。柳葉青微退半步，左手劍訣一領，右腕用十成力，將碧熒熒的寒光劍，刷地往敵刃上狠狠削來。賀玉虎仍是以進爲退，以拚命掩飾奔逃；趁這寒光劍招架之勢，突然撥轉身，張眸一尋。看見了路邊一馬，馬旁站立一人；正是爲殲仇親鬥，心驚氣悸的李映霞。賀玉虎頓時叫道：「你在這裏了！」倏然一躍，嗖嗖，驚蛇急竄，奔李映霞撲來。

李映霞驀地驚叫，白鶴鄒捷失聲道：「不好！」不顧一切，慌忙截堵過去，柳葉青也慌忙追趕。

不想這賀玉虎起初自知無倖，欲逃無路，忽然見夥伴施耀宗負傷逃走，楊華和鐵蓮子雙雙追去；這鐵蓮子既已暫離，大敵不在，正好是自己逃命的好機會。他立刻假裝着要侵犯李映霞，用聲東擊西以進爲退之策，把柳葉青和白鶴鄒捷全牽制過來；他就猝然一轉，改投荒崗疎林，逃命而去。

李映霞已然嚇倒在路邊。白鶴鄭捷飛奔過來救援，柳葉青氣怒道：「爹爹偏教她到場，光圖報仇痛快，倒多了一層累墜。你看那姓賀的跑了不是？我也不管，我也不追！」這怨言才出口，突然聽叢林那邊吶喊道：「跑不了，我在這裏等着呢！」立刻聽見林那邊浮起奔呼之聲。柳葉青瞥了李映霞一眼，對鄭捷說：「你看李小姐嚇得這樣，還是在這裏看着她，我去追那個玉虎。」

鄭捷忙道：「不行，不行！」柳葉青早已如飛的馳下去了。鄭捷無可奈何，扶起了李映霞小姐。李映霞捫心含愧說：「鄭少爺休管我，我不要緊，我不怕。」口說不怕，渾身哆哆嗦嗦，甚為可憐。白鶴鄭捷不忍他去，只得提劍守護。

那一邊鐵蓮子和玉旛杆楊華，翁塔兩人同追七手施耀宗，施耀宗拚命的越崗奔林；無如身負重傷，脚步不快，不一時首被鐵蓮子柳兆鴻追上。立刻展雁翎刀，逼令賊人擡首。緊跟着玉旛杆也趕到，忙展開連珠彈，在後夾攻。七手施耀宗到此智窮力絀，還有數口飛叉，咬牙發出來抵敵。被鐵蓮子閃開，揮刀砍去。施耀宗勉強躲刀，飛彈又到，撲登一聲栽到。還要滾身逃遁，鐵蓮子說道：「惡賊決饒不得！」一刀刺去，拔刀血出，施耀宗立即殞命。鐵蓮子便要梟取賊人的首級，消滅賊人認屍尋仇的踪跡。陡然聽林崗那邊，柳葉青發出警號呼援，鐵蓮子道：「不好！仲英快來！」丟下血泊中的施耀宗，慌忙繞崗尋聲奔回。

翁塔二人剛剛趕到荒崗，往北一看，望見了白鶴鄭捷和李映霞，安然立在路邊；二

人稍稍放心。望南一看，又一帶荒林濃影，正隱隱透出殺聲，柳葉青正在那邊呼援。鐵蓮子既驚且怒，說：「青兒被圍了！」如飛的趕過去，楊華曳弓急隨。

就在這兩面疎落落一帶荒林後，江東女俠柳葉青，竟被四個幕面人物包圍環攻。這四個幕面人物武功精強，展開了空手入白刃的身法，硬來奪取柳葉青掌中的青鏢寒光寶劍。柳葉青有孕的身子，竟支持不住，且戰且退，情勢異常危迫。

鐵蓮子柳兆鴻老眼無花，只一瞥便已看得清清楚楚。那個罪魁禍首肇天玉虎賀錦濤，已然乘機漏網，逃得沒了影，自己的女兒陷入了賊人的埋伏。鐵蓮子振臂喊一聲，聲如洪鐘，伏身一躍，捷如飛鳥，倏然間撲到坡心；越過了柳葉青，向那四個幕面人猛攻。

也就是稍稍落後一點，玉簾杆楊華如飛奔來；人未到，彈弓先發，乒乒乓乓，一陣暴打。

四個幕面人一聲不響，霍地分開。兩人仍攻柳葉青，一人迎鬥鐵蓮子；另一人手發甩箭，遠遠阻着玉簾杆楊華。

鐵蓮子奮刀力戰，起初還當這四個幕面人是賀玉虎的同黨。只鬥了五六回合，陡覺幕面敵人無心跟自己苦戰，却復加緊的圍攻自己女兒柳葉青。又不是一味跟自己女兒拚命廝殺，其實是故意壓鬥，一心來纏繞她，要奪取她手中的寒光劍。

鐵蓮子頓時省悟，舌綻春雷，一聲斷喝：「好，你們獅林羣鳥！你們太不夠人物，

我鐵蓮子再不客氣了！」雁翎刀刷地一揮，施展開絕招，嗖嗖嗖，劈風銳嘯；一路猛烈，把那個牽制他的幕面人，砍得招架不住，抽身便退。鐵蓮子抗聲叫道：「孩子，這是獅林觀的朋友，你們要小心，仲英！好好的向他們領教。」便不追敗退的敵人，一轉身，揮刀來援應女兒柳葉青。

柳葉青以一口寒光劍，乍敵四個高手，早已不支。她父親一到，敵人分兵迎敵，她立刻鬆開了手脚，提高了勇氣。嬌叱着，向前後二敵奮劍猛掃，頓時破了敵人空手入白刃的門法。而且百忙中，揮劍狠削，縱沒有削斷敵刃，却已逼退了纏繞自己的強敵；於是一招得手，越發轉守爲攻。鐵蓮子突又跳過來，父女聯合疾鬥；又有玉旛杆的連珠彈助攻，眨眼間，被鐵蓮子又刺傷一人，撤退下來。這四個幕面人先後已有兩個敗退，其餘的還想戀戰；忽然那最先敗退的人撮口發出暗號，立刻四人合在一起，猛然一攻，倏然疾退。竟一句話不說，紛如鳥散，投入林中，一霎眼間不見了。可是那個擎天玉虎賀錦濤，也早不見了。

柳葉青累得吁吁喘氣，鐵蓮子氣得鬚眉皆張，意思之間，還要窮追。那一邊白鶴鄭捷連發口號，鐵蓮子愾怒爲笑，衝着林中，連說了幾句：「朋友，你們太不够朋友！獅林三鳥，你不要丟失了一座道長的威名！」林中寂無反響，鐵蓮子氣恨恨的率領婿女，返回路邊。略爲歇息一回，先到崗後，把施耀宗的屍身埋了，遂扶李映霞上馬，返轉店房。

第四章 鄉居有客來餽蟹

這時天已破曉。柳葉青一到房間，便酥了似的，往床上一倒，十分支持不住。李映霞小姐驚恐過甚，也坐在一邊喘息，臉上氣色比柳葉青還蒼白。

鐵蓮子和玉簾杆楊華，白鶴鄭捷等，議論那幕面的人，一定是錦林觀羣鳥，不甘心失劍，心懷叵測，暗綴下來搗亂。竟由他們這一搗亂，才把賀玉虎放走了。楊華道：「這賀玉虎實是死有餘辜，可惜我們沒有工夫；若有閒暇，真該搜尋他一下，把這東西殺了，也替人間除了一害。」

鐵蓮子莞爾說道：「我們先趕路，將來再講，反正這賊我不叫他逃出手心去。」柳葉青忽然一骨碌坐起來，抱怨道：「還說逃不出手心呢，都是你老打錯了主意。偏要叫李姑娘到場親看戕仇，多了一個沒本領的累墜，才把仇人放跑了。那時若把李姑娘留在店裏，只我們爺幾個，手脚何等鬆動，賀賊一定跑不掉。」說着嘮叨不已，竟翻來覆去的講；李映霞窘得臉紅起來，她還是說個不了。

楊華明知柳葉青仍有點厭惡李映霞，怕她吃醋，也不便插言，只和鄭捷搭訕閒話。鄭捷抿嘴微笑，眼睛瞅着這位師姑，也不敢接聲。李映霞半晌方說道：「我一點能耐沒有，遇上事情，真是累墜。將來到了姐夫府上，我還要求姐姐教給我一點防身技擊呢。」柳葉青哼了一聲道：「遠水不救近火，那是後話；反正今兒個，造化了那個賀玉虎了。」

她還是說。

鐵蓮子柳兆鴻起初只笑，末後耐不住了，長眉一皺道：「青兒，我不曉得你多咱會了嘮叨。你以為你爹爹力保霞姑娘到場觀鬥，是只為教她目睹戕仇，儘圖快意嗎？丫頭，你想算的主意，全是棋勝不顧家。我若是只圖利落，把霞姑娘一個人留在店裏，我們大夥專心去鬥玉虎；萬一玉虎的同黨分出人來，乘虛襲店，把霞姑娘再架走呢？」

柳葉青說：「這個……那也不吃緊，你老不會把鄭捷留在店房，保護着她。豈不比一塊兒跑到荒郊野外，喝西北風去強得多嗎？」

鐵蓮子嗤道：「丫頭還要嘴強，倘或襲店的賊人多過赴鬥的呢？倘或鄭捷不是人家的對手呢？總而言之，你爹爹一切事都要防患未然，你爹爹到底多吃幾年飯，比你見識穩點，高點。不要窮吵了，你乖乖給我躺下睡覺。霞姑娘也倒下息歇，我們還要趕路呢。我們吃虧的地方，還是人少；又還空跳出了四個幕面人，所以沒有得手。姑奶奶不要挑我的毛病了。」

柳葉青道：「你老真就不管那個逃走的賀玉虎了嗎？」

鐵蓮子道：「我先要把霞姑娘安置在妥當地方，別的話以後再說。還有你，懷着個重身子，我真個的還由着你的性子反，滿處尋賊去不成？我是送你回婆婆家來的，我不能丟下正事；萬一你傷了胎氣，仲英不瞞怨我，親家母也要不答應的。」說着笑了。

李映霞也微微一笑，偷眼看了柳葉青一眼；把顏色一正，很感激的說道：「義父的

話很對，義父和姐姐和姐夫爲了我一個人的事，受這大累，我實在過意不去。好在毀害我的仇人，已被義父殺死一個；我的私仇總算報過了，我已經很感激，很覺微倖了。現在還是送姐姐回姐夫家要緊；倘或爲了我一個人的私事，再勞動姐姐，姐姐又這麼不方便，我實在於心不安，也不敢當。」

柳葉青道：「甚麼不敢當！」

鐵蓮子道：「丫頭，少廢話罷，趁早給我睡下。霞姑娘跟我來，我送你回屋。你們沒有吃過大辛苦，鬧了這半夜，總得再睡一覺，然後再上船。」把衆人都催着分別安歇，鐵蓮子本人轉搬到李映霞歇息的外間睡下。鐵蓮子暗中加了一份小心，在無形中戒備森嚴，怕的是賊人糾衆再尋來。

可是，擎天玉虎賀錦濤，當夜吃了大虧，倖遇幕面人橫來打岔，才得逃脫性命。他的師叔飛猴陳海揚又不能替他作勁，他在驚懼憤怒之下，早已如飛的逃開了。

鐵蓮子柳兆鴻和女俠柳葉青的威名，賀玉虎是耳熟已久的；可是李映霞的芳姿豔容，賀玉虎又是迷戀不捨的。於是他拚命逃開了，經過了許多日子，終不甘心，他又潛尋回來，而且勾結來夥伴。他不是爲復仇，他還是想算着李映霞，同時又覬覦着柳葉青手中那把青鏽寒光劍。

那四個幕面人却另有作風，當時敗退，其實沒有走遠；他們暗中派了一二人，悄悄綴下來。認準了鐵蓮子柳兆鴻父女投止的所在，就是玉簾杆楊華的家鄉，他們便即折

回。

於是在楊華的河南永城縣的故鄉中，不久的便又掀起糾紛。

河南省永城縣北郊趙望莊，只有二三百戶人家，却多富戶，擁有數頃十數頃良田的地主，足有六七家；其餘也都是自耕農，最儉素的也有三幾十畝地。莊中佃戶寥寥無幾，多住在鄰村李旺莊。

趙望莊和李旺莊倒形成貧富對比的兩個村莊，昔年趕上荒年，兩村貧富相形，由吃大戶幾乎激成搶大戶。鄉間土財主越是豪富，越是守財奴，見死不救；還其間多虧趙望莊三五家有見識的富戶，看出鄰村終歲勞苦，小遇凶年，便免不了挨餓，實在潛伏着苦樂不勻的隱患。便由幾家大戶公議，打開倉囤，趕放急賑；又舉辦糧貸，才把饑民暴動的禍患消滅於無形。

這放賑救災的大戶中間，便有玉旛杆楊華的祖父楊莊主。楊莊主以此在鄉間頗得首善之名；可是這一來，又打動了當地土豪的嫉妬。既認定楊府是首善沾名，當然也就是堵着門口，形容他們的吝嗇。楊莊主的先輩，又是從外郡遷來的落戶宦家，有的人就議論楊家倚官殖產，挾財兼併；縱不是爲富不仁，也總是繞圈子榨取了當地平民的產業。當地土豪們拿着欺生的心，暗想法子琢磨財主。誰知楊莊主生來財主脾氣，不吃這一套。本是縉紳之家，跟地方官多少有些聯絡；這些土豪們畢竟鬥不過，吃了光棍鬥富不鬥勢的虧。從此又生出枝節，土豪們竟買囑了毛賊，不斷來偷竊楊莊主。

楊莊主大怒，捉住了小偷，狠狠的吊打，然後又送官治罪；這一來怨更深了。於是土豪暗中作祟，有一年，小偷勾結了土寇，乘冬寒潛來趙望莊，踔探富戶，要委行焚掠。楊莊主偏偏爲人很機警，竟被他看破。趕緊的佈置起來，由首府鏢行僱了幾樹鏢客，給自己護院守宅；更挑選了精壯家丁，夜夜值更。這樣防備着，到底老虎還有打盹時，結果楊宅被賊偷了一下，臨走放了一把火，丟失不少浮財。楊莊主恨極，又跟別家磋商，開始團練鄉勇，並將莊院築成堡壘格式。這樣一辦，沒有土匪敢來滋事了。

楊莊主所聘請的鏢客，內中有一兩個能手，馬上步下都很來得；楊莊主便命自己的兒子，一面讀書應試，一面習武健身。後來這位少莊主屢試文場不利，改應武舉，居然入殼，做了武官；這就是玉旛杆的父親楊游擊了。

楊游擊生有二子，全都好武。次子是楊華；長子楊芳，專研氣功，未遇明師，練出了毛病，年方二十四歲，便嘔血而亡，遺下孀妻，又無子嗣。玉旛杆楊華從師習武，偏又早早斷絃，現在他續娶了柳葉青，竟邀着岳父鐵蓮子一同回鄉了，這就立刻轟動了鄰右。

楊華先期已給家中來信，母親楊老奶奶和寡嫂楊大娘子趕緊安排起來。楊府上間房很多，深宅廣院，又築着高堡似的長牆，砌石轟磚，氣象巍峨，真有趙望莊大戶的格局。楊老奶奶特將寡長媳遷到上房，跟自己住連間；把三間西廂房，給新兒媳收拾出來。又曉得親家鐵蓮子柳兆鴻，除了一女，還有一個乾女兒李映霞，便在東跨院收拾了

三間精舍。這精舍原是楊游擊習靜之所，家中人都把這地方叫做東書房。另有家塾習武場，也在東跨院內。此外還有後院，還有西小花園，全是楊游擊和他的祖父積年拓築的。這一天，楊華，柳葉青夫婦，和鐵蓮子，李映霞，鄭捷，坐船入豫，換馱轎，太平車子，來到趙望莊前一站，鐵蓮子等留在店房稍候，楊華，柳葉青夫婦倆一個騎馬，一個坐小轎，先到趙望莊。柳葉青以新婦之禮，拜見了孀姑寡嫂。楊老奶奶，楊大娘子見柳葉青姿容爽美，很是歡喜。使女僕婦圍了一羣，便都眉開眼笑的打量新人，向新郎新人道喜，一面張羅茶水。柳葉青規矩矩低着頭，立在婆母身邊；婆母問一句，低聲回答一句。寡嫂立在對面，看看新人，又看了看新郎，笑說道：「二叔好福氣，娶了這位二弟婦，龐兒夠多麼俊，身子骨長的夠多麼健。」又道：「二叔一路辛苦，且先歇歇，再行廟見大禮。」遂引柳葉青到西廂房去了。這西廂房，本來有着楊華前室的許多嫁粧，柳葉青舉目一看，皮箱立櫃，擺滿了四壁；屋中一塵不染，只稍微有些森冷，原是久未住人的緣故。妯娌兩人息歇一回，閒話一回，復又回轉上房；新郎官楊華又忙着到楊二老爺敬慈院內請安。

在家中周旋了一陣，楊華稟告母親：岳父鐵蓮子柳兆鴻現在前站店中，楊老奶奶忙煩二老爺楊敬慈，和楊華前往恭迎。

鐵蓮子柳兆鴻攜義女李映霞，徒孫白鶴鄭捷，押着柳葉青的粧奩，來到趙望莊楊府。會見了親家母，說了些叨擾的話，旋即來到前院客廳，由楊敬慈做主人，設筵接

風。李映霞小姐拜見楊老奶奶之後，另有楊大娘子招待，也在內宅擺設家筵。

當日由楊府大少奶奶，督飭女僕使婢，把新親鐵蓮子安置在精舍。因有白鶴鄭捷，楊大娘子把李映霞暫先安置在東廂房，撥了一個丫環做伴。

歇了一天，楊華和柳葉青又補行了廟見禮，拜過祖先，重向長親行禮，鄰近親朋紛來補賀。一直酬酢了好幾天，柳葉青便在家中做起新娘子來。

柳葉青嬌憨慣了，此日乍返夫家，說不出的鬱悶難過。楊太夫人又是官娘子，禮法很大，柳葉青很有些受不來。幸而楊太夫人不久便知次媳已經懷孕，她盼孫心切，這才把家規收攏起來，柳葉青這才不受拘束。可是楊太夫人又拿出胎教來，有種種禁條，限制孕婦，柳葉青暗暗叫苦不迭。

倒是李映霞小姐，一到楊府，頓承楊太夫人青睞；把她禮如上賓似的，時常邀到上房間坐談話。李映霞溫婉知禮，雖不健談，却有妙舌；只不多幾日，便在楊府內眷間很紅起來。那柳葉青抗爽的性格，疏忽不知家範。縱然婆母矜愛，見到嫂嫂那種侍立承歡的樣兒，自覺受不來；又不甘落後，只得強作排場，免爲少媳。楊大娘子又往往指揮奴僕，烹調縫紉，照應整個的家；柳葉青却一竅不通。教她支派人，她簡直無從置喙；反不如李映霞以客位而談言微中，邀得婆母欣許。柳葉青不禁暗生悶氣，又沒法子挽回頹勢來。楊華看出她自從歸家，鬱鬱不樂，時加哄慰，仍不能減削她對待李映霞的妬意。倒是楊太夫人，深知這個次媳，乃綠林女俠，處處優容她；况她又在懷孕，從不教她侍

候晨夕。可是楊太夫人乃一家之主，若對次媳過度縱容，又恐刺激了守孀的長媳，所以有時候也得蓋過大面去。楊大娘子又頗賢慧，愛弟婦如妹，事事搶在前頭，替柳葉青掩飾了不少的漏場。饒是這樣，柳葉青還是無形中受着委屈；而最大的委屈，便是李映霞在楊太夫人眼前的地位。

然而這樣子過了不久，李映霞陡然覺察出來。她自知依人籬下，豈肯越過人家二少奶奶的地位？太夫人縱然抬舉自己，也無非憐惜自己是個落難的宦裔，無論如何，她認為必須化除柳葉青的敵意。不久，白鶴鄭捷奉命回轉鎮江去了。李映霞便要求搬到跨院精舍，一來服侍義父，二來學習武技。三來退讓出楊府上房；免得自己陪着太夫人坐談，反令柳葉青以次媳的地位，侍立一旁，給自己斟茶。楊太夫人起初還不肯教李映霞遷出正宅，老太太還希望李小姐給她說書散悶，漫談消閑；可以騰出工夫來，教長媳多息歇，多料理家務。後來李映霞暗向楊大娘子陳情，楊大娘子這才稟明婆母；說李小姐身負重仇，還要跟義父學習技功，以備日後之用。親家翁柳老的身邊也有些瑣事，必須這位義女照料。又說李映霞總算是二孀的義妹，婆母和李小姐對坐，二孀妹過來服侍，李小姐未免不安。復經李映霞一再婉言，楊老奶奶方才答應了。

從此，李映霞遷到跨院，和一個小丫環，住在一處。鐵蓮子寄居塔家，按照他舊日性格，斷不肯伏處精舍。扃戶不出。况又新到永城縣，他又好遊，正可以縱情遊覽。他卻只在黎明時出去踏青，把趙望莊附近地方，都像履勘似的逛了一圈。永城縣的武林同

道，倒也訪問了幾家。等到白鶴鄉捷回轉鎮江，鐵蓮子便不肯遠遊了。只在女婿撥給他住的跨院精舍中，凝神靜坐，有時也看些閒書；有時太覺無聊，便跟楊二太爺楊敬慈攀談。楊敬慈脾氣和鐵蓮子間隔太遠，兩人說話格格不入。鐵蓮子便找附近野老閒談，一面探風問俗，一面打聽地方情形。有時也尋幽訪勝，到寺觀燒香。可是他無論去多遠，當日必須轉回，從不在外過夜，倒比在鎮江魯鎮雄家拘束了似的。

玉簫杆楊華感覺不安，每要陪伴岳父出遊，鐵蓮子總設辭婉拒。等到李映霞遷入跨院，和柳老對屋而居，鐵蓮子忽然高興起來，說要傳授李映霞武藝。李映霞自然大喜過望，楊華竊以爲不可能；李小姐身子太嬌柔，況又裙下纖纖蓮鈎，人已及笄，怎麼能練武呢？柳葉青也嗤笑說：「爹爹大概是悶得慌，也許是拿李姑娘開心，我倒要看看他老人家，傳授她甚麼？」

鐵蓮子居然傳授李映霞小姐打拳，可是只要胳膊，不肯教她固下盤的法子，更免去了踢腿，蹲襪，一切功架。總而言之，只教李映霞活動身子罷了。却將袖箭，甩手箭，這些遠攻之器拿出來，按部就班，教李映霞打暗器；便連弩弓，也給她預備下。

李映霞沒有腕力，打暗器不多遠；又沒有準頭。相隔二丈的靶子，五寸大小的鵝的，她只能用袖箭打中，用甩手箭時，常常甩出靶子之外。李小姐習拳學射之時，楊府上的女眷們免不了聚觀，李映霞往往被看得臉紅害羞。鐵蓮子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姑娘學本事，不要怕人見笑。」以後便不教人瞧了。可是楊大娘子和柳葉青來看，總不能禁

止；小丫們偷看，也還難免。後來李映霞老着臉皮，苦苦學習。兩三月後，漸漸覺得有了準頭，可惜腕力依然不濟。

現在李映霞會打袖箭了，也會瞄弩弓了。只有甩手箭和飛鏢蝗石之類，她仍然不成。而且她學的這種瞄準法，乃是立定了，對準了，卯着勁頭兒發放；若是走着放，或者瞄打活靶子，迎擊走動之物，仍然不能取準。李映霞不過學了兩三個月，何況她儘管學，鐵蓮子不能經常教。並且柳葉青也常來打岔，說話似諷似嘲的，總有那麼一股子酸味；更兼楊太夫人那裏，李映霞有時還須應酬。李映霞畢竟是寄居的客，她又是劫後餘生，又是聰明女孩兒，她不能一味忙着自己的私事，還要隨時敷衍宅主上下，買得她們的歡心。

但就這樣，她的苦心已然深深感動了義父鐵蓮子柳兆鴻。她差不多白天沒甚工夫，清早要服侍柳老洗漱和吃茶用點，隨後到正院上房，給楊太夫人問安。有甚麼刺綉綉工，她還要上趕着要來替做。早點後午飯前，覺得沒有甚麼事了，看着柳老的高興，她這才請教拳招射術。然後在大家不甚理會的時候，自己悄悄跑到練武場，學習打拳射暗器。直練到頭上汗出，櫻口微喘，還不肯稍息。一到過午，她又到正房，陪着楊老奶奶解悶。或給楊大娘子幫忙。楊華不在內宅，她有時便到柳葉青閨房中，替二奶奶收拾屋子，或代做二少奶奶做不了的活計。楊宅中上上下下都照顧到了，這才抽空再去練拳。她對於練拳，感覺到心有餘，而力不足。柳老教給她的拳法，只是『半拉架』。說

叫甚麼『八段錦』，還有『太極拳』。她對於太極拳，很下了功夫，只要沒人，她就在屋中也練。只不知何故，這拳法練的她很疲勞，似乎毫無進益。

倒是打暗器的功夫，她苦苦的瞄準頭，苦苦的打；不但白天，就到夜間，有月亮的時候，她一個人也去到練武場，站在靶子前，一消磨便是一兩個更次。便在漆黑的天，實在沒法打了，她還在摸着黑，對着靶子，瞄打飛蝗石子。直等到百天後，漸有準頭了，她索性一到夜間，便在自己住的屋子內，掛了畫着圓心的布帘，悄悄的在燈下瞄準。她有着這樣的苦心，有人時儘管陪笑服勞，做着寄居客人的慇懃態度。只眼前沒人，她便櫻口咬着朱唇，雙眸深凝，志無旁騖的習技。又似乎拿這打暗器，練太極拳的事，做爲消愁之具。儘管在人眼前，臉上毫無戚容；却是冷眼人總得覺她楚楚可憐，似乎對人過於婉順了，對練武過於專精了。

鐵蓮子頭一個嘆息道：「霞姑娘，你太教人看着心疼了。好孩子，你不要太這樣用心，你只隨緣度日好了。你把心放寬一點，只等到你青姐姐分娩了，我一定設法了却你的心願。」

「了却心願」這一句話有幾等幾樣的說法，至少在李映霞一方面，既可解爲『終身大事』，又可解爲『畢生的深誓大恨』。起初鐵蓮子這樣勸慰他時，她忍不住眼圈一紅，心口頓覺刺疼。隨後她自加檢點，柳老再說這樣話，她便格格的笑了起來，很輕倩的說：「義父，您老人家不要誇我了，我就是一心羨慕青姐姐的本領。我沒有能耐，學

到她那份本領，我只想也跟你老練練，裝您的假女兒。青姐姐不是您一手教出來的麼？青姐姐可成了江東女俠，您這乾女兒只好做個豫東女俠吧。」這話又似乎自己嘲笑起自己來，然後說：「義父別笑話我，我是解悶兒，……不，是開玩笑兒。」

李映霞很想把自己的習拳學射，解釋為打秋千，踢毬子一類的深閨雅趣。可是她身負重仇，似這等凝志勤學，誰不知道她有深意呢？只可惜她本質過弱，雙翹太小，而她又又是十七八歲的姑娘了；這樣的強吞乾嘔的練武技，是只能招得人看着可憐，一時難奏顯效。

她的打暗器漸漸很有進步了，她的學拳却被鐵蓮子一再警告：「你不要過於自苦，似這等疾求速成，怕戕害了身體的發育。」鐵蓮子諺她的氣息，驗她的容色，斷定她如此沒晝沒夜，苦熬苦練，弄不好，要釀成大病。

她自然不肯信，鐵蓮子教她自己照鏡子：「你的臉色發白透青，你的身體見瘦，覺是不是覺到氣短肋疼？」李映霞微微錯愕，手摸雙肋道：「我倒是有點氣短，不過還淺有肋疼。義父，您老說，這是練出毛病來了麼？」

鐵蓮子微唱道：「孩子，我起初教你八段錦，後來不再教你了；改教你練太極拳，我就看出你求藝太亟，心志太猛，料到你必要練出毛病來。我告訴你吧，念書太勤苦，能夠累得吐血，這練武也是一樣啊。你本是被難宦裔，志切深仇，自憾無力；你恨不得馬上學會了武藝，好去報仇。你却是不知凡事不能拔苗助長，躡等強進。況且你本是深

圍弱質，腳底下又太沒根，年歲又稍爲大了一點，你怎能比你青姐姐呢。她從小便像野小子般，自由自在養活這麼大；你却幼乘閨訓，從來大門不出，二門不邁，身子骨已然拘得太軟弱了。好孩子，你要聽我勸，你不要求藝太猛。你要先求健身，次求巧技，你不能夠再那樣傻幹了。」

鐵蓮子說着，見李映霞雙眸含淚，爽然若失的樣子，便又安慰她說：「我不是說你一定不能練，我是勸你不要太心急。你從此不妨多練暗器；練太極拳，要有一定的時候，不可太久了，不要覺得累了，還拗着勁兒強撐。倒是八段錦的功夫，跟你不相宜，你再不要練了。」

李映霞諾諾的聽了這些話，俯視雙鉤，心中悽然。母親愛己過甚，很早的給自己纏足，只求弓彎纖小，那知今日爲累過甚，鐵蓮子的好意，她是接受了，從此專注意袖箭暗器。自以爲學會了百發百中的鏢箭，也可以防身，也可以復仇。殊不知這等暗器如要發放，必須身手矯健，和仇敵對手交戰，面面相當，才能乘隙驟退，潛發一鏢。若長是自己寸步難移，雙拳不足以敵敵，刀劍不足以禦侮，空空會兩手暗器，不能欺敵進身，又怎能暗算人呢？

這是很淺明的道理，李映霞竟料想不到。膂力既沒有，下盤又不固，便孜孜專精的學打箭發鏢。有一天在後園，拋箭打鳥，一隻小麻雀應手而落，把她喜歡得眼淚直流。到後來居然能在黑夜，瞄打香頭，十發九中，自己十分寬慰。却被鐵蓮子，玉簾杆這些

行家看了，陡增感喟，替她身世憫惜；又不願打消她的高興，沒人向她說破。若武功不精，箭法縱準也無用，柳葉青明明看透，又妬情在心，目笑存之，不但不說破，反而盛讚不已。李映霞不明真相，也就竊竊地沾沾地自喜了。這『沾沾自喜』，其實仍是楚楚可憐罷了。

光陰過得很快，眨眼便是三個月。……在柳氏父女乍來到永城縣趙望莊的時候，當地既有鄉勇守望相助，曉得連珠彈楊二爺娶來了江東女俠，伉儷二人全是武林名家；這些鄉鄰們便敦請楊二爺和二少奶奶，一試身手，給本地聯莊會觀摩增光。他們只管這樣奢望，不過楊府上楊太夫人健在，書香門第自矜閥閱，斷不容許新少奶奶在村夫面前，演拳試箭。頭一個玉旛杆楊華，便替新娘子婉辭了。有的好事的姑娘媳婦們，當柳葉青廟見伊始，便紛紛來申賀，仔細琢磨新娘子江東女俠的氣派。江東女俠也是個人，也是個新嫁娘；在村姑農婦眼中，只看出江東女俠打扮漂亮時髦，滿頭珠翠，粉面凝脂，斂眉含笑，獻茶敬客，一點兒也不像她們心目中的想象的女俠模樣。她們看過年畫，年畫上頗有綠牡丹英雄花碧蓮拿猴的畫景，那畫兒上的英雄是這麼苗條俊俏，尤其是蓮鈎纖小不盈一握。這柳葉青却是體格健實，個兒不高，肩圓而不削，腰粗而不細，拖着長裙，裙下紅綉鞋似乎並不像畫兒上那麼波峭可愛。「呀，楊家二少奶奶，是大腳片！」然而「蘋果似的小圓臉蛋，杏子似的小圓眼，倒很甜淨。個子很矮，很文雅，怎麼着，還是女俠客，太不像呀！」

她們老娘兒們又想起了跑馬解的女子，臉黑，髮黃，臀大，腳小。這江東女俠既與畫上的花碧蓮懸殊，又跟賣解的女子不類。村姑們嘵嘵談論，也曾面求新娘子當面一試武藝。新娘子微笑搖頭，拿眼看着婆母楊太夫人，低聲說：「我不會，真的，我真不會。」

村婦們從楊太夫人那裏，明面的求；從柳葉青那裏，偷偷的勸。結果，這楊二少奶奶堅決的謝絕了，不肯練武藝，給他們開眼。而且楊府上的禮法太嚴，鄉鄰們不能隨便自由的串門子。你只一進門，立刻僕歸丫環們稟報，立刻出來女主人招待；而且并不是新娘子自己，也不是寡婦大少奶奶，動不動就驚動了楊太夫人。楊太夫人很客氣的拄拐杖，遠接高迎；命兒媳獻茶敬烟，老人家親自陪着，把這些老娘們拘束的沒法子辦。便想邀新娘子出來串串門子，跟大姐姐二姨玩玩，也都不能開口，因為楊府上根本沒有這個例。

村婦們無計可施，村夫們更是挨不上前，連向楊二爺請教，都輕易得不着機會。楊二爺雖是趙望莊的人，游藝出外，總不常在家；跟這些鄉鄰們一來不熟，二來臭味也隔閡。後來他們這些聯莊會的人，聽說楊府上新來寄居的親戚，柳老太爺，乃是兩湖大俠，也常出來，在莊前莊後閒逛。聯莊會的教頭們，內中也有兩三個有門道的人，便搭訕着，跟鐵蓮子柳老攀談。

柳老素性高抗，不喜作世俗往來，原本是不想答理這些人們的。但是教頭中的一個，是位老鏢客，姓徐叫徐立庸，已是五十多歲的人了；武藝雖不知高低，江湖經驗很

深。而且年老健談，似乎久已仰慕鐵蓮子的威名；儘管年歲跟柳老差不多，却以晚輩自居，不時向柳老致敬。柳老閒居無聊，就不斷向野老探風問俗，也就和這徐老教頭閑談起來，但只閑游遇上，便立談些時，從不曾邀他到楊宅。

這徐立庸一開頭，也曾向柳老討教技擊之學；柳老迴避着不說，只扯開來，講些江湖異聞，祕幫禁忌。徐立庸飽經世故，曉得交淺言深，諸多不便，也就丟下不多問了。鐵蓮子却每每向他打聽永城縣以至豫東的江湖名家，和趙望莊一帶的人物；更訪問趙望莊附近，有什麼土豪，有什麼草寇，以及寺觀古蹟等等。徐立庸倒是知無不談，談無不盡。漸漸的柳老曉得徐教頭是個胸無城府的直桶子，的拿他當談伴了；可是談話總留分寸，過着邊際的話，柳老仍是緘默不言。

這徐立庸總還是抱着一腔熱望，要看看這名震湘湖的大俠的真才實學。於是他想了一法，每逢鄉團練武，便邀柳老觀光；盼望柳老一時技癢，露兩手給他開眼。不料柳老年高頗有涵養，明明看出民團中的鄉下把式頗多可笑，他却含笑而觀，臉上從不流露卑薄之色，更不用說興發下場了。——如此，柳徐二老只作泛泛的交遊，轉眼過了許多天。

忽有一日，正當秋濃，徐立庸教頭派一個壯丁，來邀柳老，到他住所小酌。說是新得大蟹，又有名酒，要請柳老持螯一醉。柳老意正無聊，聞邀欣然前往；徐立庸教頭就在鄉團公所後院，自己住的小屋內，擺好了坐席，竟備置了四五個人的位子，還有許多

菜餚。一見柳老，歡然讓坐，大笑着說：「我在下要請老前輩痛快喝幾杯。」柳老看了看坐次，問道：「還有外人嗎？」徐立庸沉吟道：「也沒有外人，只有我們的夥伴蔡孝先蔡老弟，和他的一位過路同鄉，由打北京來的。」說時便請柳老入座。

鐵蓮子柳兆鴻聽了，又見如此盛設，心中不悅道：「對不住，我最怕應酬，更怕武林同道架弄我。」徐立庸忙說：「不是武林同道，人家是個正經商人。」遂命壯丁，快去催請蔡教頭，和他的同鄉：「告訴二位，人家柳老前輩已然到了，怎麼他二位反倒落後？」

壯丁去不多時，蔡孝先教頭忽忽的來了。一見柳老，深深一揖，轉對徐立庸說道：「徐老哥你瞧，真真豈有此理！我們這位貴同鄉，本說久慕鐵蓮子柳老英雄的大名，要教我引見引見。我們剛剛的替他預備好了，你猜想怎？他又又有急事，教他的同伴活捉活拿的催走了。他走了也好，算是他遠道來納貢，給我們預備好大螃蟹；我們就借這個，孝敬孝敬老前輩罷。」說着，呵呵的笑了。

柳老這才聽出來，這回請酒食蟹，乃是蔡教頭的遠道同鄉出錢備辦的。原本是慕名求見柳老，可是酒備好了，螃蟹蒸得了，他那同鄉反而又走了。像這情形，原沒甚麼，但是柳老爲地心一動，忙說道：「你這貴同鄉姓甚麼，叫什麼？多大年紀？由打那裏來？他爲甚麼要見我？他怎麼曉得我在這裏住？」一口氣問下來，蔡教頭說：「我這位同鄉姓方，我跟他不熟，他大約三十來歲罷。……」柳老忙截斷道：「他也會武罷？」

蔡教頭道：「這倒說不清……」徐立庸道：「看外表，聽談吐，倒是個會家子。」
柳老愕然道：「不對，蔡老兄，到底你跟你這位同鄉從前認識不認識？從前有過
情沒有？」

蔡孝先還是懵懵懂懂的說道：「從前倒不認識，我們這回是初會；不過提起來，誰
都知道誰。不瞞您老說，不怕你老見笑，我蔡孝先在我們鄉親裏，倒也薄有虛名。我雖
然不認識這姓方的，這姓方的倒居然很曉得我。這一回承他看得起，大遠的繞道找了我
來，還給我帶了這許多螃蟹……」

蔡孝先還在揚揚得意，誇他那「有朋自遠」；鐵蓮子驟然軒眉，厲聲道：
「不對！」搖了搖頭，立刻站起來，面向徐立庸教頭道：「這裏面大有蹊蹺，對不起，
你二位先坐着。……」又指螃蟹說：「這東西不要吃，務必先試一試！」說罷，立刻往
外走。

蔡孝先還是攔阻，徐立庸到底是老江湖，頓時變了色道：「我明白了，哎，我說這
螃蟹可吃不得。我說，柳老前輩，你老可要找這姓方的。……蔡老兄，這姓方的走了多
大工夫了？」

蔡孝先道：「剛走……也有一兩個時辰了，是他同伴催走的。怎麼着，這裏面還有
毛病嗎？」

鐵蓮子一聲不響，往外緊走，徐蔡二人很錯愕的跟出去。鐵蓮子轉臉對徐立庸教頭

說：「徐兄大概猜出來了，蔡兄大概還不明白；你要曉得，我柳某久闖江湖，頗多恩怨。……徐兄請你費心，快同蔡兄找找這姓方的去；現在我要先回家看看。是的。我要先回舍親楊宅看看，看看他們那裏有動靜沒有。」說着，奮步急走，一直去了。

徐立庸，蔡孝先兩個教頭大眼瞪小眼，癡立無措；要追那姓方的同鄉，姓方的同鄉早走了。徐立庸很張惶的說：「快找銀筷子，我們看看這螃蟹，到底有毒沒有？」蔡孝先把熟螃蟹取了一隻，又嗅又看，搖頭着：「我看柳老是虛驚虛乍，這東西不像有毒。那位方爺分明是我的同鄉，無緣無故，他要毒死誰？」徐立庸道：「噫，你太不明白。鐵蓮子乃是湘湖大俠，綠林人物栽在他手心的很多；他是有仇家的，跟咱們不一樣。咱們看不出來，快試試吧。」

二人找了銀筷子，忙去試驗這蒸熟的螃蟹。

鐵蓮子柳兆鴻急急回到楊宅，四顧附近無人，稍稍放心。急問門房：「可有人來，可有人找？」看門的長工發愣道：「沒有人找，也沒有人來啊。」柳老忙問：「可有眼生的人在附近徘徊，打聽過我的嗎？」

看門的想了想，似乎有兩個生人，在宅門前徘徊，并且似乎正向鄰童打聽人。但等到看門長工湊過去問話，這兩人便匆匆走了。柳老聽了，搖搖頭，命長工找着那個鄰童；掏出數十文錢，先給了這個小孩子，然後問他話。這村童果然說：「有兩個生人，打聽過楊二爺；又打聽楊二爺府上親戚叫甚麼鐵彈子，鐵蓮子的。」

打聽至此，鐵蓮子柳老撫髯一笑，這真是一塊石頭落地了。這必然是仇人尋到，或者是獅林三鳥尋到。便問村童，那兩個人甚麼穿長短，是僧道還是俗家？回答說：「是兩個很闊的文墨先生，長袍馬褂穿着。」問多大年歲？小孩子說不利落：「二三十歲罷，三四十歲罷。」更問那裏的口音？像那裏人？小孩子們越發說不出來了。

鐵蓮子皺了眉，不再細問了，急走進楊宅，暗暗囑咐門房長工：「以後如有生人打聽，不管打聽楊二爺，或柳老太爺，或二少奶奶，或李小姐，千萬說剛剛沒在家，一會就回來。把客留在門房，趕緊報我知道；我若不在，趕緊回報楊二爺。」囑罷，遂入內找到楊華，又找到柳葉青，只淡淡的說，有生人打聽，們來了；却囑他夫婦不必告訴楊太夫人，也不必對李映霞說。

這時鄉團兩位武師，已經用銀匙試了螃蟹，蟹並無毒。蔡孝先越發笑鐵蓮子多疑。徐立庸比較持重，忙找了柳老來，細說試蟹無毒的話，問柳老意見如何？柳老微笑道：「無毒很好，你們吃了沒有？」答說：「沒有，不過已用銀匙試過無毒。柳老前輩，你覺得這事還有陰謀嗎？」柳老說道：「也許是我過慮，不過我是在江湖上很有恩怨的，我處事未免太小心。既然沒有毒，那很好，二位只管吃了它，只當是我鬧笑話罷了。」鐵蓮子口內這樣說，暗中依然戒備起來，又祕密的出去趟了一趟。然後白晝睡覺，夜晚溜出去等着。

就在吃螃蟹的數日後，趙望莊的村犬忽起夜吠。楊宅跨院附近，陡然出現兩三個人

影，很輕悄的由鄰家房上掠過。——這人影便是擎天玉虎賀錦濤，和七手施耀宗的族弟八叉施耀先，此外還有一個巡風的綠林朋友，名叫程清。

第五章 奪寶殺身乘虛襲宅

這夜，正趕上月黑天，天空明星被雲遮沒，趙望莊內外昏闇無光。八叉施耀先玉虎賀錦濤在事先，乘夜連到趙望莊趨了兩次；並將楊宅內外出入路線，從鄰舍登高俯察，大致勘定。自以為對頭是大行家，舉動十分謹慎，沒敢打草驚蛇。然後在這月暗星稀的時光，乘虛而入，第一次闖入楊府。

楊府上滿院漆黑，全宅已入睡鄉，只有跨院精舍屋脊上，透露燈光。施耀先為給族兄復仇，賀玉虎為探尋李映霞，悄悄的躍登鄰家短垣，竄上房脊。伏身在房脊後，窺伺良久；然後投下石子，試探虛實。楊府上竟沒有家犬，施耀先，賀玉虎繞房頂兜了一圈，竟沒聽見下面有動靜。便放大了胆，從鄰舍躡到楊宅房頂，輕輕的移動，先到有燈光處窺看。

有燈光處正是外老太爺鐵蓮子柳兆鴻的養靜精舍，院中又有練武場，擺着箭靶子和練武器械。賀玉虎，施耀先便認定楊府如有扎手處，必在此處。兩個人認準了出入口，便一先一後，從高處躡到平地；貼壁循牆，一步一試，逕到鐵蓮子精舍前，那個下手程清就留在牆外巡風。

八叉施耀弁雖據賀玉虎說，他的族兄施耀宗已經爲鐵蓮子所誅；但因施耀宗屍體已被埋沒，他心上半疑半信。他又沒跟鐵蓮子對過盤，此時縱來尋仇。意思之間，還要跟柳老觀面過話，問清楚才肯動手。賀玉虎却一再切囑他，鐵蓮子不是好惹的；只能暗算行刺，決不能覲面動手。又懇切的告訴他：「我敢以性命賭誓，你那令兄確是毀在柳老之手。」又對他說：「柳老新近得了獅林觀鎮觀之寶青鏑寒光劍；我賀玉虎願念令兄施耀宗生前的友誼，情願幫你復仇，並願助你盜奪寶劍。我自己只願把李映霞得到。」玉虎說，李映霞跟自己有不斷的恩情，硬被鐵蓮子翁塔破壞了。自己只圖重圓破鏡，情願以寶劍贈給亡友的令弟。施耀先聽了這些話，方跟玉虎結伴而來。却仍不相信鐵蓮子的聲威；一望見燈光，便要撲過去，隔窗查看，賀玉虎急阻住他，教他小心。兩個人蹣手蹣腳，來到窗前，先側耳傾聽，聽不出一點聲息。八叉施耀先性急，到底用口津濕破了紙窗，往內張望。陡望見精舍內間紗帳低垂，對面牆上掛着一柄綠縐鞘，銅什件的寶劍，彷彿十分珍重，用鋒亮的銅鏈子繫在板壁上。

賀玉虎此刻已轉奔廂房，正立在李映霞宿處窗畔，傾耳察聽；忽見施耀先，立在精舍前，毫無顧忌，隔窗內窺，屋內居然沒有反響。施耀先向賀玉虎連連點手，賀玉虎就情不自禁，湊了過來，也破窗側目內看；頓時看見了紗帳，又看見了壁上寶劍。他心中一動，回頭看了看，忙又閉一眼，睜一眼，重往內窺。屋中桌上雖有燈，苦不甚亮，紗帳前地板上黑幽幽看不清，但已約略看出脚榻上並沒有靴鞋，想見帳中沒有睡人，却

又帳幕下垂，這可就怪了。賀玉虎心中還在踟躕，八叉施耀先已然迫不及待，湊過來，一指壁上，低問：「可是寶劍嗎？」賀玉虎遲疑低答：「很像！」施耀先竟將身軀一長，胆氣一正，往四外一瞥，立即提叉奔向精舍門前，輕輕推門。賀玉虎剛要警告，忽然心頭一轉念，悄然嚥住了要說的話，竟提刀在旁，暫替施耀先巡風，施耀先推門不開，很快的抽出匕首，插入門縫，上下輕輕一划，居然划開了栓，回頭向賀玉虎低呼道：「入窰」。

賀玉虎心中還惦記着廂房，他已聽出廂房似乎有人熟睡，他有點不放心。他並不知李映霞就住在廂房，只有一個丫環相伴。他聽出了小丫環的鼾聲，還想辨一辨是男還是女，是一人還是兩人。施耀先催得很緊，賀玉虎更度難開了廂房。八叉施耀先已然推開精舍的門，很快的鑽進屋內。

賀玉虎不能再攔，依理應該替友巡風。可是他說的儘好，到底他也貪着那把寒光劍，於是他也火速的撲入精舍以內。

八叉施耀先又從精舍明間，襲入臥室。手中匕首很快的一挑，把紗帳挑起，帳內果然沒有臥人。施耀先不管不顧，霍地一轉身，撲奔對面板壁，伸手就去摘劍。

這劍掛的很蹊蹺，使你剛剛欠着腳殼不着。八叉施耀先便微微一長身，往上略躡，探手抓住了劍，往下一摘。劍繫銅鏈，鏈掛在壁釘上；劍到手，銅鏈沒有離開釘。施耀先便很快的一抖，仍然抖不下來，却突然叮令令的一陣響。飛天玉虎剛剛探進頭來，見

狀大驚，說：「小心！」八叉施耀先早狠狠用力，往下猛扯，銅鏈一直拖下來，原來是表面像掛在釘上，實際是穿通着板壁，這邊一強揪，那邊板壁後響聲愈震。賀玉虎急喝：「不好，快退！」頭一個跳出來。

八叉施耀先頓時省悟，這也是一種消息機關。他一切齒，決不輕捨。銅鏈這頭繫着板壁，那頭繫着劍鞘，猛扯也扯不斷；他就電光石火般，貼壁抽劍。換左手持劍鞘，用右手握劍柄，按崩簧，猛然拔劍出鞘。——不料這劍身竟像鑄在劍鞘內一般，狠命的拔，一點也拔不出來。

陡然聽得陰森森的一聲冷笑，賀玉虎在外疾呼：「風緊，扯活！」精舍前起了一片鬥聲。八叉施耀先仍不捨劍，拔不出鞘，便拚命猛扯。——銅鏈嘩朗朗一響扯斷，連劍帶鞘奪取到手。立刻換交左手，右手收匕首，提鋼叉，搶出精舍。不料聽外面「哎呀」的一聲怪叫，施耀先剛奔到門口，便見一條人影如飛逃走，另一條人影如飛追過去。八叉施耀先心知不好，慌忙回手插劍，將掌中飛叉一掄，往外猛打；跟着一個箭步，緊逐飛叉闖出來。

門外果然還有一個人影，正在門旁埋伏。只側身微微一讓，躲過了飛叉，便立刻當門一堵，把施耀先截住。喝道：「好大胆的東西，把東西丟下，把腦袋也丟下！」刀光一閃，猛攻過來。八叉施耀先大怒，順手又發出一飛叉；被對面人影揚刀一盪，突然撞回來，險些傷了自己。施耀先慌忙往旁一跳，雖已搶出精舍，却已失去退路，又失去同

伴。

施耀先到此只有拚命。那對面人影身法靈快，並不是女俠柳葉青，也不是使弓鞭的玉簫杆，猜想他長髯飄飄，是鐵蓮子柳兆鴻。施耀先厲聲喝問：「你可是柳兆鴻？」那人影笑罵道：「偷劍的賊，你不要問！問也是把腦袋留下，不問也得留下；莫若不問，倒省事。」

八叉施耀先忿極，仍喝道：「你可是殺害我家兄七手施耀宗的鐵蓮子麼？我家兄施耀宗可是死在你手？」

對面人影不答，刀光犀利，狠狠攻來。八叉施耀先頓覺不能敵，又恐對頭呼喚閨宅，致遭圍攻；況且賀玉虎程清已然不見，自己更。心中一慌，便揮鋼叉，奪路欲走。對面人影左攔右攔，施耀先竟被截住，闖不出去了。八叉施耀先正在焦灼，忽然對面人影笑道：「偷劍賊，這裏打，不大對，還是讓你死在外頭的好。」刀法忽一鬆動，留出了空。八叉施耀先這才奮力一衝，搶出一步，順牆根急走，然後一躍上房。背後人影緊追而上。

這時候，浮雲遮月，忽透半輪。八叉施耀先逃出楊宅，背後人影窮追不捨。施耀先已知對手太強，功夫不敵，但已脫出重地，依然不甘心，他還要施展他的飛叉。於是奔到曠野古道，略一停頓，探手掏飛叉，回身等待追者。眨眼間，人影趕到，施耀先凝眸一看；微淡月影中，辨出來人長髯飄飄，一定是那個湘湖大俠鐵蓮子了。先嘯了一聲賀

玉虎，賀玉虎逃得沒了影，又嘯巡風的程清，程清也已無踪；施耀先不覺痛恨，向鐵蓮子連聲喝問殺兄之仇，鐵蓮子一聲不答。

施耀先回身又看了看，那邊有樹林，有莊稼地。便罵一句，抖手一叉，照鐵蓮子打去。鐵蓮子身軀不動，揮刀一掃，鏗的一聲，把叉磕飛。八叉施耀先連發出飛叉，全被鐵蓮子的雁翎刀打掉。鐵蓮子這才冷笑道：「朋友，飛叉打完了沒有？把腦袋留下罷！」霍地一躍上前，雁翎刀一擺，上下揮砍，快到無以復加。施耀先一點抵擋不住，只有閃退的份兒；情勢緊張，比在楊宅院中大有不同。施耀先預備要跑，鐵蓮子冷冷說道：「朋友，趁早認輸，快死給我看。我的劍豈是你盜賊能盜的？」不等施耀先翻身逃竄，迅如馳電，倏然跳過來，阻住逃路。

八叉施耀先大驚大咤，手中還有飛叉，切齒罵道：「老兒趕盡殺絕，看叉！」展兵刃猛往上一攻，却是一個虛招：倏然打出了飛叉，却是以攻爲退，趁勢撥轉頭，如飛投奔莊稼地。那樹林已被鐵蓮子攔住，故此施耀先另覓逃路。

不料鐵蓮子身法太快，施耀先剛剛奔出數步，鐵蓮子便叫道：「那裏死，不行，樹林子裏頭是你的葬身處。」身形一動，箭似的趕到，斜抄着一擋，連刀便剝。施耀先無可奈何，急忙招架，一打兩打，一退兩退，真個的被迫逃向林邊。

施耀先剛剛逃到林邊，鐵蓮子如貓戲鼠，又追到林邊。說道：「天不早了，算了罷。」刷的一刀，照施耀先的後心刺來。施耀先奮力回身一格，噹的一震，兵器脫手而

飛。嚇的他頓地一跳，回手忙拔那剛盜來的劍，仍然是帶鞘的劍，綠絛鞘好像死釘在劍鋒上一般。施耀先到死不悟，盜來的寶劍是塊頑鐵；總認爲崩簧緊，大敵當前，心慌，拔不出來。施耀先就揮動這帶鞘的劍，格拒鐵蓮子；並且友去仇來，他心知受騙，一面打，一面沒忘了逃竄。他抓得機會一跳，身子剛剛撲入林中，鐵蓮子就勢將刀一送；八叉施耀先怪吼一聲，頭向下栽倒在林中，頓時血流遍地，手腳蠕動。鐵蓮子又加一刀，施耀先頓時氣絕身死。

鐵蓮子先把施耀先盜去的劍拿開，火速的割下施耀先的頭顱，掘坑埋在一邊；然後奔回楊宅，提刀往各處查勘了一遍。柳葉青依然安睡，玉簾杆楊華梭巡未回；乾女兒李映霞雖然睡着，不知怎的，她倒靈醒了。披衣坐起來，西廂房點了燈；她一手拿袖箭，一手拿寶劍，很驚懼的，強自支持，藏在西廂房門後邊，點破紙窗，喘吁吁往外偷看。

鐵蓮子柳兆鴻剛到跨院，便發見西廂房燈光，心中不由微笑，知是李映霞已醒，又憐惜又覺她機警得幼稚。忙過來叫了一聲：「霞姑，你起來做甚麼？」李映霞怔怔的說：「是義父麼？義父，剛才我聽見，我聽見，……許是有人進來吧？我聽見喊罵動刀的聲音。……」說話時，李映霞開了門，抖抖的挨了過來。鐵蓮子笑道：「沒有沒有，不是不是。」又笑道：「真要是進來人，你不要點燈呀，你更不該開門。你看你嚇的這樣，快進屋罷，關上門，吹燈睡覺去。我還要出去一趟。」

說時，玉簾杆楊華已從內宅跑來，倚仗着他的連珠彈，一路擊賊，把賀玉虎追跑

了，他然後繞着莊院，登高查勘了一圈，現在剛剛回來。翁婿見面，李映霞剛要回屋，聞聲止步，倚門立着，叫一聲：「姐夫！」要聽聽怎麼回事。鐵蓮子笑了笑，攔住玉簾杆，不叫他說話，催促李映霞快快歸寢。然後把玉簾杆叫到精舍，低聲問道：「你把賊追上了沒有？」回答說：「沒有，這賊跑的很快。」問道：「可是那個賀玉虎罷？」玉簾杆道：「大概是他。」

鐵蓮子暗暗不悅，據他推測，一共來了兩三個賊，逃走了一兩個賊，猶有後患。而且殺死的那賊，還沒有處理。趁天色未明，忙叫着玉簾杆，拿了鐵器，一同奔到樹林中，把八叉施耀先大卸八塊，分別掩埋了。

鐵蓮子回轉精舍，催玉簾杆回去安歇，又囑咐他：可以不必告訴柳葉青。她正有重身子，如果知道了，必不肯袖手，還是瞞住她的好。至於楊華的寡母和孀嫂，更不能叫她們知道，恐怕嚇壞她們。玉簾杆連聲應諾，自回內宅。鐵蓮子就燈下，驗看那把失而復得的帶鞘寶劍，上面微有血跡，趕緊拭淨。鐵蓮子看着這劍，不由笑了。這乃是一個膺鼎，外面裝璜雖然跟真的寒光劍一樣，鞘裏面却是一塊生鐵片，拔不出來；那銅鏈更是一個機關，只一拉，隔壁的銅鈴便響。鐵蓮子看銅鏈已被扯斷，忙給接好，繫上銅鈴，仍掛在牆壁上。就全身拂塵拭露，驗看血跡，都收拾好了，便和衣就枕。

未到天明，李映霞姑娘便已起床；悄悄走到柳老精舍門前，用手推門。門沒有推開，便又蓮步婀娜，溜到柳老窗畔，側耳聽一聽；恰有賊人撕破的窗孔，便湊過去，側

目往裏窺看。鐵蓮子陡然驚醒，一躍下地，忙抬頭尋看。微聽得李映霞在外的聲息，便叫道：「誰在外頭？可是霞姑娘嗎？」

李映霞忙應道：「是我，義父。」

柳老衝窗格笑道：「好姑娘，你真成，快進來罷。」忙開了房門，把李映霞喚進來，說道：「姑娘，你這是幹甚麼，老早的起來，不好生睡覺？」

李映霞往床上瞥了一眼，一面掠鬢，一面陪笑說：「義父昨晚也沒睡好。……昨晚我聽見進來人了，好像是外來賊？還是獅林羣鳥不甘心，又來盜劍？還是那個紅花埠的賊人不死心，又來算計我呢？義父您不要瞞我，我不害怕；我昨夜全個看見了，也聽清楚了。只不知我研青姐姐也起來沒有？我聽見你老跟賊動手，還把賊追跑。還有楊姐夫，我也聽見他喊了一聲，也追出去了。」

柳老大笑說道：「姑娘真聰明，我不是瞞你；因為事情過去了，怕你担心，所以不願教你知道。姑娘真是個有心人，我今後更要好好的把功夫傳授給你了。但是一節，你研青姊身子不方便。昨晚的事，我一點沒有知會她，你也不要告訴她。」遂又指教李映霞：「你的功夫還沒入門，以後倘再遇上事，千萬不要出頭。昨天晚上你聽見鬧賊，不該點燈。你若一點功夫不會，倒也罷了；最怕的是，你還會打暗器。像這樣伸頭探腦一鬧，不但不能禦侮，反倒招來賊人的毒手暗算。往後聽見動靜，最好悄悄的，不要發出響動，更不要點亮燈，教賊看出虛實。」把全身遠離的法子，仔細向她剖說。李映霞紅

着臉答應了。

過了幾天，趙望莊忽然傳說出新開來，在那叢林中，被野狗扒出半截死人大腿；說是新死的人；肉還不會腐爛。村中紛紛議論，發出好些謠言。鐵蓮子心中明白，衝楊華直笑。楊華說：「這怎麼辦，只怕驚動了官府！」鐵蓮子道：「你們這裏究竟是村莊，距離縣城遠；我想老百姓怕官，未必敢多事。地保知道了沒有？」答道：「大概還不知道。」

鐵蓮子低頭思索了一回，密囑楊華，去到鄉團探聽口氣，設法彌縫。耗到夜間，鐵蓮子一個人也沒告訴，偷偷換上夜行衣，蒙上面孔，掩起長髯，悄悄跑到林中。尋了那條大腿，用刀割去殘肉，只剩白骨，重新移到別處，深深挖坑，妥慎掩埋。等到第二天，地保聞信往驗，片骨無存了。可是謠言依然傳播，那徐蔡兩位鄉團武師多少有點疑心，但也不肯多口。這事歷久沒人究問，到底隱秘下去了。鐵蓮子却起了別一種戒心，自以爲此事辦得粗疏一點，怕累及堵家。又想謠言既出，那儒賀玉虎又已放走；官人既不究，還怕賊黨尋仇再來。想起了當年自己與岳陽十兄弟結仇，致令族弟夫婦慘死，他志志不寧起來。他既手刃七手施耀宗，八叉施耀先兄弟，又用鐵蓮子打傷賀玉虎；施氏弟兄還有同門同夥，賀玉虎這傢伙也不善，他一天不死，一天也對李映霞不死心。那麼今後防患之計，不可不特加謹慎。

鐵蓮子柳兆鴻爲人剛決，既已慮到，立即趕辦。發了幾封密信，一封給掌門大弟子

鎮江魯鎮雄，略述此事，教他徒弟孫白鶴鄭捷，羅善林，柴本棟，嚴天祿數人中，酌擇一兩人，遣來永城；明爲替師祖效勞，兼修技藝，暗中代爲跑腿防盜。其餘的密信，便是分致武林朋友，打聽已死的七手施耀宗兄弟的根底，門戶；尤其要根訊擎天玉虎賀錦濤逃亡的去向，和他近年常在那裏活動，有甚麼黨羽。總而言之，爲防賊黨續來擾害，柳老一面要設防，一面要追緝賊踪。

未到半月，大弟子魯鎮雄親率兩個門人白鶴鄭捷，羅善林來了。師徒見面，只說是販貨路過；當日在楊宅開筵，至晚師徒密談。魯鎮雄大告奮勇，要替師尋訪玉虎。柳老笑說：「你本是鎮江紳商，你那有工夫幹這個？還是留下鄭捷，羅善林兩個孩子罷。」鐵蓮子堅辭大弟子，師徒在趙望莊盤桓旬日，大弟子魯鎮雄到底回去了。鄭捷和羅善林兩個少年，便在楊府做了閑居的清客，暗中實替楊府護院。鐵蓮子仍自不斷託人，打聽賀玉虎的下落。

轉瞬過了兩個多月，趙望莊附近非常安靜，狗啃死人大腿的話也沒人提起來了。莊內外再沒有眼生的人出現，鐵蓮子心中只賸下淡淡的罣慮。可是夜間戒備仍嚴，晝間也很留意。二少奶奶柳研青的產期將近，鐵蓮子原打算等女兒生產之後，再行出遊；現在只是各處聽信罷了。柳老前後很託了些人，至今還沒有打聽到賀玉虎的踪跡；猜想着他已吃了大虧，遠遁他鄉了，但是柳老仍不放鬆。

又過了好些天，淮揚名武師解長楓，派急足送來密信；那個擎天玉虎賀錦濤的師

叔，飛猴陳海揚，要邀人替師侄賀玉虎找場，跟鐵蓮子決鬥。陳海揚竟找到解長楓的盟兄，這盟兄無意中間談，講到此事，問解長楓：這湘湖大俠鐵蓮子怎麼跑到河南去了？又怎麼跟飛猴陳結了怨？他却不知道解長楓跟鐵蓮子的友誼很深。恰好有別位武林朋友，替柳老尋訪玉虎，也找到解長楓。兩下裏的消息一湊，解長楓便把此事寫了書信，趕快的報知鐵蓮子。

鐵蓮子披書大怒：「這飛猴陳海揚竟這麼不是人物！我刀下留情，饒了他狗命一條；他反而不要面子，不識起倒。……哈哈做飛賊的沒有一個好東西，我不要等他，我先找他去。」

柳老這樣說了，要出門，又遲疑，當下又發了幾封信。這時候鬧賊的事終於瞞不住，已被柳葉青知道了。她向楊華盤詰，楊華不肯告訴她，先加否認，後又勸解：「你正在懷着孕，打聽這些事做甚麼？你又是新婦，你難道真曉得鬧賊，還要讓你親自追窮去不成？」柳葉青又去詢問她父親鐵蓮子，鐵蓮子倒申斥她一頓說：「決計沒有這事，就鬧賊，我怎能不告訴你？你要守住少奶奶的規矩，不要管鬧賊不鬧賊。」然而她到底把李映霞邀到一旁，像逼口供似的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誘問出真情來；李映霞是寧願得罪別人，也不肯違拗了這個義姐的意思的。

於是乎柳葉青轉向夫婿磨翻，又向父親抱怨，說：「賊來了，你們全瞞着我；倘或我三不知，疏於防備，教賊害了呢？」柳老說道：「你不要胡說，有這些人在這裏，怎能

教你受人暗算；你別忘了你現在的身分，你更要注意胎教，你再不要過問這些事罷。」楊華也說：「我們不是瞞你，實在因為你是重身子，知道了這些事，乾着急，又不能管，心裏頭豈不更驚得慌？」柳葉青唧唧嚶嚶，在背後吵了一陣；好在賊人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到底丟開了。

不料過不了幾天，鐵蓮子忽又在夜間，拿住了一個年輕飛賊。當時不肯殺戮，經恩威並用，嚴加考問；才知道這賊是在江湖上，聽人傳說，有一把寒光寶劍，落在趙望莊楊宅，他是特來盜竊竊劍。鐵蓮子根據這話的來源，飛賊說是聽江北綠林同道某某人傳說的。鐵蓮子大爲驚訝，推想這話既已傳遍江北，一定暗中有人散播流言。那麼造謠的人是誰呢？是賀玉虎？還是獅林三鳥？還是旁人？柳老前經煩人祕訪獅林羣鳥的去向，據說羣鳥仍在尋找峨帽七雄復仇，已然聯翩入川。那麼這話一定是賀玉虎之流傳播出來的了。

鐵蓮子對這飛賊很使了一點手腕，又說出自己的名頭來，然後將他放走。賊人千恩萬謝，自承冒昧，立即鼠竄而去。

賊走關門，鐵蓮子心中打了鼓，說道：「不成，我還得找這陳海揚，賀玉虎去。像這種鬧法，姑爺有担待，親家豈不害怕？這件事必須趕緊做個了斷。」柳老想定主意，立即打點動身尋賊。玉旛杆楊華忙勸說挽留：「你老人家何必忙在一時？等過些日子，也還不遲。」鐵蓮子連連搖頭道：「不然，不然，我不願招引了許多江湖飛賊，到你們

趙望莊來。上回鬧事，我就過意不去，怕嚇着親家母；親家母關着親戚的面子，不肯說一個不字，我心上到底不安。」楊華便說：「青妹產期在即，岳父不拘如何，也等她產後滿了月再走。」柳老笑道：「我正是爲了這一點，更是心急，恨不得立刻把病除治了。在這裏優等，未免不上算，我還是迎上了去，不要叫賊找我，我還是先找賊。要不然，我也就不成其爲賊魔了。」

鐵蓮子說走就走，他還不放心家裏，此行只帶徒孫羅善林，做個跑腿採盤子小夥計。白鶴鄭捷手下比較有兩招，心路也快，便仍留在楊宅上，替他護院。柳老叮嚀了楊柳夫婦許多話，說：「你們仍要留心別個盜劍的賊！」把李映霞也交派了一番，教她：「自己練習袖箭，飛鏢之外，弩弓和弓箭都可以練。雖然臂上無力，開弓不成，弩弓是可以打得的；而且你已經打得不壞了。你在拳脚刀劍上太不行，袖箭飛鏢都使不上，倒是弩弓可以及遠。」安排了一陣，跨上征鞍，和徒孫羅善林巡訪淮南。

智者千慮，必有一失。鐵蓮子這一回上當了，正中賊人調虎離山之計。

他這裏剛剛沿路尋訪，打聽到淮南；那擎天玉虎賀錦濤捲土重來，從夾縫裏，又襲到趙望莊楊宅。

這時候，柳葉青跟李映霞，感情漸趨融洽。一者是李映霞會哄，二者是處在楊家，上有婆母，旁有長嫂的環境中，受大家閨範的感格，柳葉青漸漸欲去野性，變成尋常少婦。楊華又能小心避嫌，李映霞更處處檢點，柳葉青自然沒有醋意了，感情當然好轉。

柳老走後，精舍只賸李映霞一人，楊大娘子代向婆母稟告，把李映霞仍遷到上房與楊太夫人同住。這時柳葉青每覺身體不甚愉快，又嫌煩悶，李映霞習箭之暇，偷空到上房陪楊太夫人閒談，無形中常常減輕柳葉青做兒媳的重負。李映霞更曲意承歡，若楊華不在內宅，便偷來給柳葉青解悶，或幫忙做活。兩個人居然日久天長，有說有笑了。等到產期迫近，柳葉青的雙腿有些浮腫；尤其是氣息濁重，很覺掣得難受。李映霞見她這樣，竟像婢女似的，天天偷空來照料她。宅中有事，她又搶在頭裏，替柳葉青代辦。人心總是肉長的，柳葉青胸中自然有數，倒有些憐惜李映霞了。

這一日，柳葉青忽然「覺病」，楊太夫人立刻親自過來，問長問短；請好收生婆，趕緊預備起來。侍候了兩天，在第二夜子正二刻，楊家二少奶奶：江東女俠柳葉青，頭胎生了個小女孩。雖然是女娃，楊府上很久很久沒有小孩了，楊太夫人盼孫盼紅了眼；便是弄瓦不及弄璋，所幸產婦母女安全。既然開花，不難結果；楊府上下仍然很喜歡道喜，互賀，笑成一片。倒是柳葉青本人，有點不痛快。

楊太夫人親蒞產房，慰問產婦，審視胎兒，笑得老眼闔成一綫；以爲這孩子面龐很像她娘，眉眼很像她爹，也就是很像她爺爺。立刻往親友家送紅蛋，「洗三」這天，大治家筵，懸燈結綵熱鬧起來。玉簾杆楊華躲到外書房，也自欣然。

柳葉青是玩刀劍的手，如今乳育嬰孩，當然不在行。楊太夫人嘴碎的很，再三叮嚀小心；尿布要清潔常換。襁褓要煖，做娘的睡覺要靈醒，不要壓了小孩。尤其是母親的

手臂，摟着孩子睡，千萬不要按着小孩的胸口。寡嫂對這弟婦，也發出許多媽媽論。柳葉青耐心的聽，只有啞啞的答應着。

產婦須過十二天，方許下地；楊府過於謹慎，要柳葉青過了滿月，才許下床；仍不能出屋。柳葉青被拘得很難過，也無法。這小女孩又好哭，人抱着才好。太夫人雖給僱了乳娘，仍願柳葉青親自哺乳。因為討厭哭，不知不覺把小孩慣得身不能沾床，總得抱着拍着；一放下就醒，醒了就哭。

柳葉青在產房，也和尋常婦女一般，擁被坐在床頭，飲食起居，全不準觸落地。凡產婦臨蓐，下體骨縫齊開，渾身無力。柳葉青身體強健，三天後體氣未復，精神已覺清爽；像這樣囚居床頭，除了坐，就是臥，覺得肢體癱痺難過。她勉強對付到四五天頭上，白天不敢下地，怕婆婆嫂嫂嘮叨；一入夜，便悄悄下地，走動起來。果然覺得下體無力，軟弱得厲害，脚像踩了棉花。

這一來，婆母楊太夫人立刻發覺。那個乳娘攔阻不住，偷偷報告了。這乳娘原是楊府的使女，嫁給佃戶的。楊太夫人聽了很不放心，怕產婦受了風；竟到產房，把柳葉青數說一頓：「你再不聽話，我要過來陪你睡覺了，我要自己來看你。」說得柳葉青只笑，矢口不認曾經下地。

楊太夫人倒也喜歡柳葉青的嬌憨。直拿她當女兒看。可是夫婦還家以來，她很快的看出柳葉青，好自作聰明，不聽人勸。現在，便命奶娘使女多加小心，決計不許產婦！

地。又命寡媳楊大娘子，常來查看。又命李映霞也常過來。對柳葉青說：「我知道你是生龍活虎的，一個人，把你拘在床上，你悶得慌。我常叫她們來，給你解悶。」又說：「你女婿也不必老在書房躲着，我叫他白天常來着點。我不放心的就是晚上，小孩胎骨脆太嫩，你要優着點勁，好孩子你聽點話吧。」

李映霞不時過來，忙前忙後，照應義姐。她似乎比誰都喜歡小孩，小孩臥在襁褓中，她偎在一邊，愛不忍釋的看小孩的小臉蛋。而且讚不絕口的說：「青姐，你看，小姪女的小眼睛怎的這樣清澈？她好像認出人來似的，真是小寶貝！」她這樣盛讚小孩，人們以為她不脫女孩兒氣；她却是頗有深心，無非是哄得這初為人母的柳葉青的歡心罷了。柳葉青愛聽這個，她就說這個；柳葉青盼望男孩，對這女孩感覺美中不足，她就做出極端的愛撫來，期使柳葉青忘掉這美中的不足。

女眷們在內宅是這樣撫弄女嬰，玉旌杆楊華在外書房，和師姪白鶴鄭捷閒扯，也不斷講究這個小女孩。鄭捷向師叔楊華說笑話：「師叔師姑今天喜獲愛女，可以由你們老倆口子，老早老早的把家傳武學教給我這個小師妹。再請映霞姑姑，和大孀娘，老早老早的教給她讀書寫字，針指活計。將來在十幾年後，出現一個小小柳葉青，再有映霞姑娘的蘊藉風流，那時候師叔就變成第二個鐵蓮子了。」

這些話無非是逗笑，玉旌杆楊華也只笑着聽聽罷了。却在柳葉青還未過十二天的時候，忽有永城縣的一家紳士，派專人持東帖，來找二老爺楊敬慈赴筵。乃是當地兩家地

主，爲了地畝的事，起了訟爭，由本城紳士出頭調停息訟；因這塊土地恰與楊府的田地爲鄰，調解人便邀楊二老爺出面。這種事已經麻煩許多天了，楊敬慈不願管，又不能謝絕；這天實在情不可却，他又有點小不舒服，便把楊華叫了去，意思要楊華替他到場。楊華不過是替叔父出席面，吃講茶，做個四鄰見證罷了。他自然答應下了，於是回宅，稟報母親，囑咐了妻子，又關照了白鶴鄭捷；換了衣服，帶一個家僕，騎馬進城。大約須在城中住一夜，第二天便可以回來了。

這是很尋常的事，也是鄉間常有的事。楊華袍套靴帽的騎上了馬，循大路走到城廂，忽遇見熟人，叫了一聲：「楊二爺，進城辦事麼？」這是個商人，還是楊府的舊夥友；現在領了東，當了掌櫃。楊華趕緊下馬，在街頭對談。商人一定要邀楊華先到他櫃上坐坐，楊華不肯，被這人生扯硬拖，給揪了去。

就在這撕撕擄擄的時候，楊華看見兩個行路人迎面走來。驀地對了臉，其中一人把頭扭過去，把帽子往下扯了扯，這舉動未免離奇。

楊華心中一動，連忙側首凝眸，正待細看，不料那商人扯住了楊華的手，一個勁兒的強拖，拖到鋪內後櫃去了。楊華僅僅的一瞥，看出這兩個人氣度糾糾，不似常人。

那商人把楊華邀進去，先給楊華道賀生女，又說了許多恭維話。隨後談到生意上，說是近來銀根吃緊，本錢單薄，盼望楊二爺加入一股。說完了話，又堅留楊華便飯；好容易楊華才掙脫出來，去到那紳士家吃講茶。

可是楊華上馬下馬，竟發覺自己身後，似乎有人暗綴。稍一留神，那暗綴的人又落後了，躲開了，到底難以斷定：是無意踵隨，還是有心潛綴。

玉旛杆心上很不寧貼，搖頭默想；自從寒光劍奪回來，自從愛妻與岳父同歸到家，好似燒香引鬼，把綠林人物招來了兩撥，也有仇家，也有覬覦寶劍之賊。這真是太那個了！玉旛杆心中便不懊悔。若是在平時遇見這種事，他未必遽起戒心；現在可不不然了！隱患已萌，如妖魔附影隨形，他張目四顧，恨了一聲；趕緊下馬，密囑侍僕數語，自己一逕進入紳士宅。侍僕把馬交給紳士家的司閽，立刻反縵下去了。

紳士把楊華迎入客廳，客廳中已聚了許多人。楊華跟他們周旋了一會兒，那侍僕翻回來密報；楊華點點頭，命侍僕再出去留神。宅主人見狀問故，楊華用別的話掩飾了。當時客廳很熱鬧，這些紳士們早已將這打官司的兩造開解好了；現在不過是杯酒言歡，給雙方拉和見面。在座的人都拋却地畝之爭的話不提，扯開了講些歌樓風月，宦場風波，以及某紳的豪賭，某紳的納妾，某某官的升遷，某某商的賠賺。總而言之，言不及義，義在其中，勸架息訟也算是義舉啊；可是吃虧的當然還是那無門無勢的人。

長袍馬褂，短鬚蒼髯，七言八語，客廳紛囂成一片。把這息訟的事結束完了，然後就開筵；賓主同歡，吃酒吃飯。圓桌面一共擺了四張，猜拳行令，鬧起酒來，直到起更未散。其中有人提倡做長夜飲，又有幾個賭鬼要湊着耍錢；玉旛杆楊華仍派那侍僕在外面留神，雖未能釘準，却又覺出可疑。那兩個人，其中的一個，竟到那個與楊華熟識的

店舖，打聽櫃上：「剛才那個騎馬的先生，是不是趙望莊的楊大爺？」玉旛杆心中越發不舒服起來，在這酒筵間本來嫌吵，坐立不寧，現在簡直耐不住了。便起身告辭，立刻被宅主人和別的紳士紛紛挽留，要他在城中多盤桓幾天。楊華峻拒再三，又麻煩了半個時辰。方得脫身。及至出門上馬，攜僕出城，城門都關上了，只於是還沒上鎖。

玉旛杆叫開城門，馳出城廂，往趙望莊緊走。趙望莊距縣城，足有二十四五里的路程。宵行不及晝行穩，來時按轡款段而行，走了一個時辰；回時緊趕，也把費了一個多時辰。直等到將近子夜，方抵家門，可就家中鬧出大亂來了！

賊黨已然乘虛大舉，襲入楊宅！

鐵蓮子柳兆鴻既已親訪淮南，玉旛杆楊華又臨時截在趙望莊以外；楊府上只贖了代師門護院的白鶴鄭捷一人，柳葉青又當產後不足十二天，這就授賊以隙。賊人伺機要來暗算楊柳，第一奪劍，第二奪人，賀玉虎始終不能忘情於李映霞小姐；第三便是耍戕害產婦柳葉青，用以打擊鐵蓮子和玉旛杆。

他們已知鐵蓮子南下了，他們已然沒有甚麼顧忌，只顧忌着玉旛杆楊華的連珠彈；他們已然備了抵禦連珠彈的器械。如今天賜其便，柳老不在，玉旛杆楊華出去有應酬；他們繞莊院三匝，勘清了路線，聽了聽動靜，於是乎一擁而入，登高上房，撲入楊宅。他們曉得楊宅有行家，他們在白天未敢來窺探；好在由賀玉虎領頭，他前次已訪查清楚了，現在不過給同黨指點指點！

他們來了六個人，擎天玉虎賀錦濤以下，有着劇賊羅永安，銀蝶陳源，費晉榮，穿雲箭遲明友，遲明倫。

這其間銀蝶陳源武功甚高，正當壯年，此行是志在獲得青鏢寒光劍。穿雲箭遲明友，遲明倫弟兄，跟七手施耀宗，八叉施耀先，乃是中表之親，爲了報仇而來。那個費晉榮，是飛天玉虎的好朋友，爲了給朋友找場才出頭的，却有點不知利害。其中獨有劇賊羅永安，跟鐵蓮子柳葉青父女，有着十年的舊怨。他乃是岳陽十兄弟的黨羽，曾被鐵蓮子打了一暗器，當時嚇跑了。嗣後狹路相逢，又和初闖江湖的柳葉青動手，被柳葉青刺了一劍。他負痛遁去，矢志復仇；曾經屏除他事，專心苦練五六年。自覺手中雙鋼，囊中甩手箭，已然可操必勝之境；正在祕訪柳葉青的下落，要報復那一劍之仇。可是他還復自念，論膂力，論技巧，足可戰勝江東女俠，江東女俠畢竟是個女人。他却顧慮到鐵蓮子的難惹；當日鐵蓮子以一口刀，縱殺岳陽十兄弟時，他曾經目睹，實在手法快得驚人。如今已隔十多年，到底鐵蓮子是衰老不堪了，抑或武功並未退板；這必須訪問明白，方好下手。他自恃人在中年，要多耗過幾載，再一舉發動復仇，把柳氏父女全殺了，方吐積年之忿。他一切打算，十分謹慎，不料他就遇上了賀玉虎，給賀玉虎一再惹惹：「現在復仇正是機會，柳葉青生了小孩，鐵蓮子出了遠門，千載難逢的機會，簡直是老天保佑大哥報仇解恨！」再三的促勸，羅永安不禁動念。他是抱着不發則已，一發必勝的信念而來的。

當下，先由擎天玉虎賀錦濤，指示了進路，銀蝶陳源和遲明友，遲明倫三人做一路，從後院襲入；賀玉虎和羅永安做一路，繞從跨院襲入。賀玉虎的好友費晉榮持刀巡風，也上了房，一面注視院裏，一面關顧院外。

賀玉虎路途熟，很快的撲到跨院，跨院好像空虛無人。賀玉虎從房頂下望，全院漆黑；試投石問路，也寂然無聲。便向羅永安一招手，輕輕跳下平地，如飛撲奔西廂房。西廂房是李映霞的舊住處，賀玉虎竟會探出來了。可是他沒料到鐵蓮子剛走，李映霞便遷到正院上房。他還是小心戒備，各處尋看。羅永安此刻猴似的伏在房脊上，見賀玉虎繞院尋視，本宅宅主沒有出來人，便也騰身下躡，來到平地。

兩個人心意不一樣，賀玉虎是找李映霞，羅永安是找柳葉青。羅永安剛剛跳了下來，忽聽正院有狗吠之聲，才一嗥叫，旋即聲沉；他便愕然却步。嗖的躡到暗影中。賀玉虎忍不住回頭一瞥，一狠心，奮勇撥開西廂房的門，很快的衝入屋內。把火摺一幌，照清四壁；知道撲了空，李小姐不在屋內。他立刻撤身出來，向羅永安一點手，兩人雙雙撲奔精舍。也把精舍門弄開，忽忽鑽進去，又忽忽的退出來。這裏面也是空空無人。忽聽見正院內有大響動，二人火速的循牆貼壁，走角門，往正院窺探。

這時候，賀羅是由跨院，奔正院，銀蝶陳源和遲氏弟兄正勘完正院奔後院；用一個饅頭，投下來，止住了狗叫。銀蝶陳源一個人如箭也似的，首從房頂現身；似看清跨院空場擺着的刀槍架，便伏身一躍下地，搶到精舍。精舍門已開，銀蝶陳源挺刀搶進精

舍。他不知同伴已然來過；也把火摺一幌，照見四壁。桌上恰有一盞燈，他就張目四顧，各處一搜。突然看見了板壁幔帳掛得希奇，便撩開幔帳，發見壁上的掛劍。他咦了一聲：「尋劍這麼容易麼？」回身一看，遲明友，遲明倫沒有跟來。他就疑眸驗看，一探身，把劍扯下來；立刻銅鏈曳銅鈴，嘩郎郎一陣響。銀蝶陳源不禁吃驚，正要取鞘抽劍，驗看是否寒光寶劍；忽然刷的一聲，木壁後突然發出一枝暗箭。銀蝶陳源功夫精熟，立刻一側身，讓過了暗箭，這才知道有埋伏。他就百忙中，把手中刀狠狠一削，切斷了劍上的銅鏈，獲得了壁上的掛劍；霍然倒退，闖出精舍。如飛的跳到院隅，如飛的躡上牆頭，恰瞥見房脊那邊的二遲。他就低哨一聲，通知二遲：「得手了，宅中人靈了！」如飛的翻牆而去。

銀蝶陳源得寶變心，拋下了同伴，隻身出離楊宅。

遲明友，遲明倫正在房脊上蛇行而進，見狀大疑。遲明倫眼尖，突然猜出銀蝶陳源的舉動，向胞兄說：「不好，銀蝶兒得手了，他拿着寒光劍，獨自個走了！」遲明友搖頭不信道：「哪有那事？」遲明倫要追問，遲明友攔住他，再三示意：「我們是來報仇，寒光劍是一寶，哪有那麼容易得？我不信人才到，劍就到手。」兩人立起身來，往外窺看究竟；驟見巡風的費晉榮，現身出來，似乎阻攔銀蝶陳源。不知怎麼一來，聽見一聲喊，銀蝶陳源像一條蛇似的往趙望莊飛竄；費晉榮竟跳下去，連打口哨，也像蛇似的跟了下去，又像追了下去。二遲遙望莊外，懷疑同伴得寶忘義；稍加遲徊；回頭又瞥

見精舍後，有一條人影，伏身繞內院。內院中傳出了人聲驚喊，犬聲亂吠，賀玉虎羅永安似正與本宅的人交上手；遲氏弟兄爲了復仇，便奮身而下，也奔了內院。

楊宅中，首先聽到動靜的是產婦柳葉青，首先迎出來的是護院白鶴鄭捷。

柳葉青和李映霞是否給這兩撥人，一害一擄，生死存亡，請看第五集毒砂掌，更有精采寫出。